

# 上古漢語「且」的來源及發展

游文福 [Boon Hock Yew]

國立清華大學 /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本文從字詞對應關係切入，探討上古漢語遞進標記「且」與未來時標記「且」之關係，提出二者屬於同音同形字，來源並不相同。前者源自「𠂔」的篇章指示用法，而後者則由表前往之動詞「徂」虛化而成。遞進標記「且」其基本功能為註記「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的事況」，後來又發展出註記「超乎預期」的轉折標記與註記「說話人還要提供更多、更進一步訊息」的追加標記。未來時標記「且」其基本功能是註記「行為或事況發生在參照點之後」，後來又發展出註記「選擇關係」的選擇標記。二者循著各自的演變路徑發展。

**關鍵詞：** 且，遞進，轉折，未來時，選擇

## 1. 前言

上古漢語「且」具有多項功能。從使用頻率來看，其主要功能是作連詞表遞進，其次是作副詞表未來時。本文把前者稱為「且<sub>1</sub>」，並把後者稱為「且<sub>2</sub>」。本文關注的是上古漢語「且」的來源及發展。在來源方面，「且<sub>1</sub>」與「且<sub>2</sub>」是否由同一個詞虛化而來？若然，究竟是虛化自哪個詞？若不然，則「且<sub>1</sub>」與「且<sub>2</sub>」又是由不同的詞虛化而來，還是存在著發展關係？若是前者，它們分別虛化自哪個詞？若是後者，則又是「且<sub>1</sub>」發展出「且<sub>2</sub>」，還是「且<sub>2</sub>」發展出「且<sub>1</sub>」？在發展方面，則「且<sub>1</sub>」與「且<sub>2</sub>」有著怎樣的後續演變？本文的目的，即試圖將上古漢語「且」各個功能的演變脈絡梳理出來。

探討「且<sub>1</sub>」與「且<sub>2</sub>」的來源需考量「且」及相關字形的字詞對應關係。由出土上古文獻可知，「且」及相關字形的字詞對應是變動且複雜的，亦即原本寫作「且」的字並不是「且<sub>1</sub>」與「且<sub>2</sub>」這兩個詞，而是其他詞；反之，「且<sub>1</sub>」與「且<sub>2</sub>」這兩個詞原本也不寫作「且」，而是另有其他字形。因此，釐清「且」這個字與各詞的對應及其時

間，將有助於探討「且<sub>1</sub>」與「且<sub>2</sub>」的來源，而這正是本文研究的切入點。

本文分六節。第一節指出本文問題意識與切入點。第二節回顧以往的研究成果，並說明本文的研究基礎。第三節探討「且<sub>1</sub>」與「且<sub>2</sub>」的來源，指出二者虛化自不同的詞。第四節描述「且<sub>1</sub>」的功能及其如何發展出表轉折與表追加等功能。第五節描述「且<sub>2</sub>」的功能及其如何發展出表選擇的功能。第六節是結語。

## 2. 文獻回顧

本節首先評述以往研究對於「且」的功能、來源及演變的各種觀點，指出這些觀點所面對的難題，以及對本文的啟發。接著是描述以往研究對於「且<sub>2</sub>」與「將」的討論，再加入「且<sub>1</sub>」進行比較，說明本文的立論基礎。

### 2.1 「且」的功能及演變

以往研究大多按詞性把上古漢語「且」分成兩大類，其一是作連詞，另一是作副詞。副詞「且」一般認為可以表將要和表姑且，前者相當於「將」，後者相當於「姑」。連詞「且」的語義功能與用法比較繁複，以往研究的歸類並不很一致，總括起來有表並列、表遞進、表選擇、表讓步等；「且」表讓步時相當於「尚」、「猶」，表選擇時相當於「或」，至於表並列或表遞進則沒有與其相當的語詞。其實，「且」表並列或表遞進並不容易區分，有不少研究直以「並列」或「遞進」來統稱。周法高(1961:326)就認為「且」如果聯結兩組謂語式，<sup>1</sup>就有遞進的意味，而如果連結兩組主謂式，則遞進意味更顯著；另，楊伯峻、何樂時(1989:462)也認為「且」可理解為「在並列的同時兼有進層之義」。

連詞「且」和副詞「且」有何關係？主流的觀點是前者由後者發展而來。藍鷹、洪波(2001)提出，表並列和表選擇的連詞「且」都是從副詞虛化而來；周守晉(2005)認為連詞「且」和表姑且的副詞「且」都是從表將要的副詞「且」發展而成；<sup>2</sup>而張玉金(2011)也主張表並列、

1. 原文所謂「謂語式」是指動詞組。

2. 其所舉連詞例句包括「並列」和「選擇」兩類。

表選擇的連詞「且」分別源於表將要的副詞「且」，其中並列又發展出遞進，至於表讓步的連詞「且」則源於表姑且之副詞「且」（見圖1）。這些假設都是以各語義之間的關聯性為推理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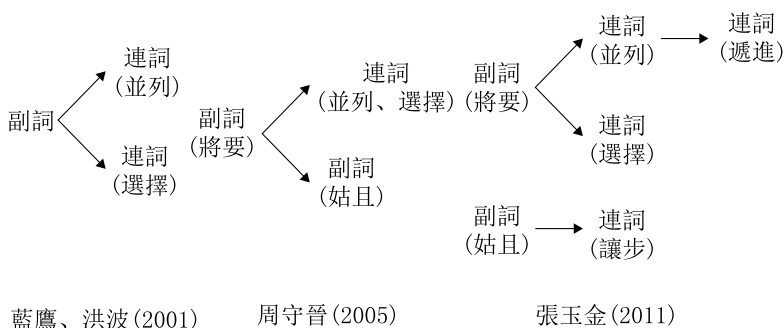


圖 1. 副詞「且」演變的三種看法

本文所謂「且<sub>1</sub>」即是統括以上表並列與表遞進之連詞，「且<sub>2</sub>」則是表將要之副詞，而上述觀點一致認為「且<sub>1</sub>」源自「且<sub>2</sub>」。

至於「且<sub>2</sub>」的來源，一說源自「暫且」之「且」，一說源自「前往」之「徂」。**Meisterernst(2004)**推測「且<sub>2</sub>」或許與「且」的其他副詞用法如表「暫且」有關，但或受限於語料不足，也沒有明顯證據，這也僅止於推測。另一方面，張博(2003)、周守晉(2005)、巫雪如(2015)及石毓智、白解紅(2007)均認為是由表「前往」或「行進」的動詞演變而成。除了後者之外，其餘都認為「且」的演變過程與「將」相同。<sup>3</sup>這些研究的重點幾乎都在「將」，雖然對於「將」的分析有些不同，但都是取「將」和「且」的共同點以相互印證與類推，假設它們如何由動詞虛化為副詞。

按周守晉(2005)，上古漢語「且」即依循「動詞-副詞-連詞」的路徑發展。這種假說面對的最大挑戰是：語料顯示，「且<sub>1</sub>」早出於「且<sub>2</sub>」，前者大量見於春秋早期文獻，後者卻主要見於春秋之後的文獻。<sup>4</sup>換言之，這種假說很難解釋後出者反而大量出現在更早文獻的事實。

3. 石毓智、白解紅(2007)主張時間副詞「將」是由其「攜帶」義發展而來。

4. 《詩經·齊風·雞鳴》「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中的「且」歷來有不同解釋，是否為例外，見仁見智。

除了這種單一來源的觀點之外，也有研究認為上古漢語「且」有多重來源。解惠全等(2008)似乎贊同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1996)聲訓的說法，亦即表將要的副詞「且」是「將」的假借字；此外，又認為表姑且的副詞「且」源自表苟且、馬虎的形容詞，而表遞進的連詞「且」則或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2005)所言由「俎」引申而來。不過，「且」在上古並沒有所謂作形容詞的用例；又，名詞轉用作虛詞通常是通過假借（如「而」），「俎」因承藉進物之作用而直接引申為表示更進一層的連詞，<sup>5</sup>在句法上也難以解釋。

對於「且<sub>1</sub>」的由來，游文福(2018)提出它源於指示詞「叡」。<sup>6</sup>「叡」在西周金文的其中一個用法是「指示以甲事為乙事的時間參照」，而後引申表遞進，註記「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的事況」，因秦書同文的緣故才統一寫作「且」。這在形成年代上與語料現實相符，在句法上亦可接受。

以上可以歸結出兩個要點：一、「且<sub>1</sub>」源自「且<sub>2</sub>」的可能性不高，「且<sub>1</sub>」若是由指示詞發展而來，則「且<sub>2</sub>」在來源上有三種可能，或源自「且<sub>1</sub>」，或也是源自指示詞，否則另有來源；二、「且<sub>2</sub>」與「將」的關係，儘管前人所持看法不盡相同，但一致認為兩者密切相關。

## 2.2 「且」與「將」之比較

把「且<sub>2</sub>」與「將」相提並論，最早見於東漢學者的注疏中，例如：

- (1) 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戰國策·秦策一》）高誘注(1974a: 62)：且，將也。
- (2) 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呂氏春秋·季夏紀》）高誘注(1974b: 139)：且，將也。
- (3)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詩經·邶風·簡兮》）鄭玄箋(1989: 99)：將，且也。
- (4)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詩經·小雅·谷風》）鄭玄箋(1989: 435)：將，且也。

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且，古音俎，所以承藉進物者；引申之，凡有藉之辭皆曰且，凡語助云且者，必其義有二，有藉而加之以也」。

6. 此字在出土文獻中有不同寫法，詳見第三節。以往研究均以「叡」為代表形式，本文除引用原文外，也一律採用「叡」。

注疏中所見「且」、「將」互訓之例，都是表未來的用例，例(1-2)是以「將」訓「且」，而例(3-4)則是以「且」訓「將」。裴學海在《古書虛字集釋·卷八》「且、徂」條目下指出，「且」與「將」之所以可互訓是因為「且」精母魚韻、「將」精母陽韻，二字雙聲而魚陽對轉。

大西克也(2002)認為「且」、「將」不僅僅是讀音相近，而且還是同源關係。他比較秦系文獻與反映東土六國語言的文獻，指出表未來時前者基本上用「且」，後者則基本上用「將」，明顯呈現地方差異。另外，在其他用法上「且」與「將」通常不相混。因此，它們應該不是通假關係，可能是同源關係，或者是方言異形。

陸宗達(1987)、馮寬平(2002)對於「且」與「𠂔」的考釋，亦指向「且」、「將」是同源詞。陸宗達認為「且」本為古「俎」字，是古代禮祭時薦肉之器，而「𠂔」則為古「牀」字，是病人倚著安臥之器，二字均取其物之形，而且都有薦藉之義。換言之，「且」、「𠂔」在形音義上都有聯繫。馮寬平進一步指出，由「且」與「𠂔」孳乳出的詞彙，經常音義相近，如「粗」（清母魚部）、「壯」（崇母陽部）都有「大」義，「助」（崇母魚部）、「將」（精母陽部）都有「助」義，此外「且」與「將」又都有「將要」義。

巫雪如(2015)在這同源基礎上，假設上古漢語有個與表前往之「徂」同源的「將」，<sup>7</sup>兩者依循同樣的引申路徑發展成「未來時標記」(future marker)，亦即表未來之時間副詞。「將」作未來時標記的用例轉引如下：

- (5)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  
(《左傳·成公二年》，轉引自巫雪如(2015:261))
- (6)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轉引自巫雪如(2015:261))
- (7)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  
(《左傳·文公十六年》，轉引自巫雪如(2015:262))
- (8)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左傳·桓公二年》，轉引自巫雪如(2015:262))

7. 她之所以假設有這樣一個「將」存在，是因為根據她的判讀，上古漢語語料中「將」沒有真正或純粹表前往的用例。又，她認為這個「將」另有他字，而且與表執行、率領的「將」字形不同，它們最終統一寫作「將」是秦人字形整理的結果。

(9) 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

(《墨子·尚賢上》，轉引自巫雪如(2015:262))

巫雪如認為未來時標記「將」的用法有五類。例(5)「將」表未來時間，把「及華泉」定位在參照點「逢丑父與公易位」之後；例(6)「將」表未來預期或推測，表達說話人「陳文子」推測禍亂發生於說話當下之後；例(7)「將」表意圖，表達主事者「襄夫人」意圖指使宋昭公去孟諸田獵而殺死公孫壽；例(8)「將」表應當，表達說話人認為「昭德塞違」實現之必要性；例(9)「將」表當前推測，表達說話人對於「眾賢」是掌權者之任務的推測或委婉態度。

其他研究如 Pulleyblank (1995)、大西克也 (2002)、Meisterernst (2004)對於「未來時標記」的描述不如巫雪如(2015)詳細，但是都認為「且」作為未來時標記，其語義功能與「將」基本一致。

以上是「且」與「將」的共同點。兩者聲韻相近，可能具有語源關係，作未來時標記時語義功能亦相當，這也是以往研究認為未來時標記「且」由表前往的動詞「徂」發展而來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以往有不少研究主張連詞「且」乃是副詞「且」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不過本文認為這種假設成立的可能性並不高，這除了年代有所出入之外，還可以從「且」與「將」的差異中得到證實。

「且」、「將」有哪些差異？大西克也(2002)曾指出，上古漢語表遞進時總是用「且」不用「將」字，<sup>8</sup>反之，「將」當名詞或動詞時則絕對不用「且」字。名詞「將」指的是將軍、將領之「將」，而動詞「將」當指與「捧持、扶持」相關之行為動作，例如：

(10) 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

(《戰國策·趙策一》，轉引自巫雪如(2015:255))

(11)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

(《周禮·春官宗伯》，轉引自巫雪如(2015:255))

(12) 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詩經·周南·樛木》，轉引自巫雪如(2015:256))

(13) 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詩經·召南·鵲巢》，轉引自巫雪如(2015:256))

(14) 闕黨童子將命。

(《論語·憲問》，轉引自巫雪如(2015:257))

8. 他還認為表選擇時用「且」不用「將」，但出土與傳世的文獻都有不少反例。

(15) 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轉引自巫雪如(2015:257)〕

巫雪如認為上古漢語「將」的本義是表示雙手具體捧持、扶持的動作，在不同語境中也可有不同理解及引申。如例(10)「將」是本義用法，表示捧持；例(11)「將」表示奉獻；例(12)「將」表示扶持；例(13)「將」表示護送；例(14)「將」表示奉行；例(15)「將」表示率領。這些動詞用法一律只以「將」來表示。

除此之外，游文福(2018)指出上古漢語「且」有指示用法，而這又是另一個「且」與「將」的差異。例如：

(16)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經·周頌·載芟》，轉引自游文福(2018:41))

(17)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左傳·僖公七年》，轉引自游文福(2018:24)〕

例(16)「匪且有且」有兩種解讀，一說「不獨此有此」（馬持盈1978；高亨1980），一說「不料此竟有此」（周振甫2002）；然而，無論是哪一種解讀，也無論「且」指稱處所還是詩中的景象，「且」的作用都是指示。例(17)「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是解說上一句，表明鄭國殺死申侯是因為這時採信了陳國轅濤塗的譖言，「且」相當於「這時」。<sup>9</sup>

「且」的這些指示用法是「將」所沒有的。

「且」與「將」的這些異同可藉以下圖2來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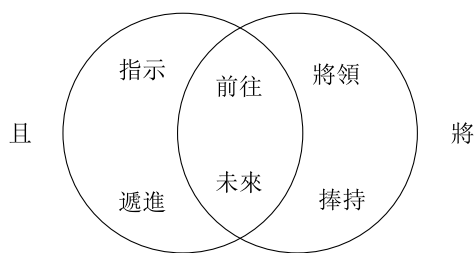


圖2. 上古漢語「且」、「將」語義功能之異同<sup>10</sup>

9. 「且」亦可能相當於「此」，指代前述的主題事件，然《左傳》凡此類解經文句中的「且」都適合解釋以「這時」。因此，本文認為這裡也解釋為「這時」更符合《左傳》的書寫習慣。

10. 為使圖表簡潔，以「捧持」代表上述各種由「捧持、扶持」引申出的語義。

圖2顯示，「且」的「指示」與「遞進」用法「將」無，而「將」的「將領」與「捧持」等語義「且」無，「且」與「將」語義功能的重疊主要在於作未來時標記及其「前往」義。值得注意的是，圖2還反映了各語義功能之間的關聯性，亦即「指示與遞進」、「前往與未來」、「捧持與將領」各成一組語義功能相關聯的組別。以游文福(2018)、巫雪如(2015)的研究結果解說，就是「且」的「遞進」用法從「指示」發展而來，而「將」沒有「指示」功能，所以沒有發展出「遞進」用法；另一方面，「將」的未來時標記由「前往」義引申而來，與「將領」、「捧持」等義無直接關聯，<sup>11</sup>因此雖然「且(徂)」不表示「將領」、「捧持」等，但因為可表「前往」，所以還是發展成未來時標記。

由此推之，上古漢語未來時標記「且<sub>2</sub>」與遞進標記「且<sub>1</sub>」之間恐怕並不存在著發展關係，既不是後者的來源，也不是後者的發展結果。它應由表前往的動詞發展而來。換言之，「且<sub>1</sub>」和「且<sub>2</sub>」應該來源不同。

由於以往研究並沒有明確指出「且(徂)」由動詞過渡到未來時標記的過程，描述最多者巫雪如(2015)也只是援引Bybee et al. (1994)的說法，認為「且(徂)」符合後者所提出的「實施者在軌道上朝向終點趨近」的條件，<sup>12</sup>因此這發展過程還有待進一步論證。

### 3. 「且<sub>1</sub>」與「且<sub>2</sub>」的來源

這一節，我們首先梳理相關語義或功能在出土文獻中的字形及其改變，並論說此現象可以支持上述假設，即「且<sub>1</sub>」和「且<sub>2</sub>」來源不同，前者源自指示詞「叡」，而後者源自動詞「徂」。接著是舉例論證其演變過程。



---

11. 涉及位移概念的「將」是否與「捧持」相關之語義如「護送」、「奉行」、「率領」等有引申關係，目前沒有一致看法。即使周守晉(2005)、陳斯鵬(2011)、魏培泉(2015)同樣認為它們之間存在引申關係，但看法也不完全一樣，前者認為是「行走」引申為「執行、率領」，而後二者認為是「將持/攜帶」引申為「行將/行進」。由於這與本文論旨沒有直接關係，故暫且擱置。

12. 原文為“the agent is on a path moving toward a goal” (Bybee et al. 1994: 268)。



### 3.1 相關語義或功能的字詞對應



上古出土文獻中字詞的關係錯綜複雜，往往是一個字對應多個詞，或反過來多個字對應一個詞，甚至是一組字對應一組詞。此外，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用字也不必然一致。與「且」密切相關的字就有「俎」、「祖」、「沮」、「馭」和「徂」。「且」()的造字本義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盛祭品禮器俎，或說是牡器之象形；<sup>13</sup>然而，這個字在商周出土文獻主要對應的詞其實是「祖」，亦即表示「先人」，如例(18)。謝佩霓(2009)、田燁(2016)均認為這是借「且」為「祖」。<sup>14</sup>田燁還指出，「且」在西周時期也經常對應另一個詞「沮」，也就是被假借來表示「敗壞」，如例(19)。另外，這兩個詞偶爾也寫作「取」，(金文作「)」)，如例(20-21)，「取」可視為「且」的異體字。總而言之，商周時期字形「且」主要對應的詞是「祖」，其次是「沮」。

(18) 乙亥，𠄎易(賜)孝貝，用乍(作) 且(祖) 丁彝。  
(〈孝卣〉(05377)商代晚期)

(19) 寧史易(賜)耳，耳休弗敢 且(沮)，用乍(作)父乙寶尊(尊)彝。  
(〈耳卣〉(05384)西周早期)

(20) 春既頤拜首，升于𡩊(厥) 文取(祖) 考…… (〈春簋〉(04194)西周中期)

(21) 牆弗敢 取(沮)，對揚天子不(丕)顯休令……  
(〈史牆盤〉(10175)西周中期)

借「且」為「祖」的情形一直持續到春秋戰國時期，如例(22-24)。楚系出土文獻所見之「且」經常下方多一橫筆，如〈王孫遺者鐘〉寫作「)」，而楚簡的「且」上方還出現變化寫作「)」。

(22) 余不敢為喬(驕)，我以享孝，樂我先 且(祖)，以廡(祈)𡩊(眉)壽……  
(〈邵簋鐘〉(00233)春秋晚期)

(23) ……用享台(以)孝，于我皇 且(祖) 文考，用廡(祈)𡩊(眉)壽……  
(〈王孫遺者鐘〉(00261)春秋晚期)

13. 主張第一種說法的有徐灝、王筠、朱駿聲、林義光、徐中舒、王國維、唐蘭、季旭昇和陳劍，而主張第二種說法的有高本漢、郭沫若、董蓮池和許進雄(Karlgren 1930；陳劍2008；許進雄2009；季旭昇2014；田燁2016；胡安順2018)。

14. 兩位所用術語不同，前者說是「通假」，後者稱為「假借」。

- (24) 時事山川，教民又（有）敬也，新（親）事且（祖）廟，教民又（有）孝也。  
（《郭店·唐虞5》戰國中/晚期）

不過，春秋中期也開始出現了「祖」字，如例(25)〈駢縛〉銘文中的「皇祖」的「祖」即寫作「𣎵」。添加意符「示」的字形似乎起於齊魯一帶，到了春秋晚期，河北、江蘇等地文獻也使用「祖」字，如例(26)。根據謝佩霓(2009)的統計，「祖」在戰國開始逐漸取代「且」表示「先人」。這個時期還有少數「祫」字，其之於「祖」，猶如西周時期的「𠬞」之於「且」，應視為「祖」的異體字，如例(27-28)。<sup>15</sup>

- (25) .....用享用考（孝）于皇祖聖弔（叔）、皇祀（妣）聖姜……  
（〈駢縛〉(00271)春秋中期）
- (26) .....乍（作）鑄𣎵鐘，台（以）享我先祖。  
（〈遵邨鐘〉(NA1256)春秋晚期）
- (27) 隳（陳）氏裔孫逆，乍（作）為生（皇）祫(祖)大宗簋……  
（〈陳逆簋〉(04096)戰國早期）
- (28) 隹（唯）朕（朕）皇祫(祖)文武，超（桓）祫(祖)成考……  
（〈中山王響壺〉(09735)戰國晚期）

至於「且」字用以表遞進、未來時，主要見於秦系出土文獻。「且」字作遞進標記首見於《詛楚文》(謝佩霓2009)，例(29)「且」即表明秦王期盼的不只是戰勝楚軍，還有重奪秦國邊境的失地。「且」字表遞進的用例也見於秦代的睡虎地竹簡和里耶竹簡。比如例(30)「且」連接兩種性質「美」和「長」，表示「不僅形貌好，還身材頗長」；又如例(31)「且」連接兩種情況「有徒而弗令田」和「徒少不傳于奏」，說明「弗令田」不是只指「有人員而不指使他們去墾田」，還包括「人員缺乏不奏陳」這一情況。

- (29) .....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  
（《詛楚文》戰國中晚期）
- (30) 以生子，既美且長，有賢等。  
（《睡虎地·日書甲種32正》秦）
- (31) 弗令田即有徒而弗令田，且徒少不傳于奏。  
（《里耶8-758》秦，轉引自伊強(2017:173)）

15. 其他零星出現的異體字還有「𣎵」、「𣎵」、「𣎵」等。嚴格而言，例(28)的「祫」字應該是从「𣎵」不是「且」。

「且」字作未來時標記的用例主要見於睡虎地竹簡。例(32-33)都是表未來時間的例句，前一例「且」把「上有以賞之」定位在參照點「謁上」之後，後一例「且」則把「有二喪」定位在參照點「辰」之後。例(34-35)則是表意圖的例句，前一例「且」表達竊賊意圖偷竊，後一例「且」表達同伍之人意圖以所告狀使人獲罪，或以所告狀使自己脫罪。<sup>16</sup>

(32) 能先期成學者謁上，上且有以賞之。

(《睡虎地·秦律十八種111-112》秦)

(33) 辰不可以哭、穿肆(殽)，且有二喪，不可卜筮、為屋。

(《睡虎地·日書乙種191貳》秦)

(34) 挾之，且欲有盜，弗能啟即去，若未啟而得，當贖黥。

(《睡虎地·法律答問30-31》秦)

(35) 伍人相告，且以辟罪，不審，以所辟罪罪之。

(《睡虎地·法律答問96》秦)

另一方面，在戰國時期的楚系出土文獻中，這些表遞進、未來時的詞並不是寫作「且」，而是「虞」（𠄎）或「盧」（𠄎）。這個字在較早的出土文獻中多寫作「𠄎」（𠄎或𠄎），亦即「盧」、「又」原先是左右組合，到戰國變成上下組合。

「𠄎」在例(36-37)中作未來時標記。這兩例「𠄎」表未來時間。前一例陳說的是常理，「事」可以指涉任何事情，因此「𠄎」是把「成」定位在任何事情的開始之後。後一例「𠄎」分別把「有病」和「亡」定位在「惡菜與食」和「惡聖人之謀」之後。這種用法與上述例(32-33)的「且」大同小異。

(36) 斡(慎)冬(終)若訃(始)，則無敗事𡗗(矣)。人之敗也，互(恆)於元(其) 虞(且)城(成)也敗之。(《郭店·老子丙12》戰國中/晚期)

(37) 身 虞(且)有瘳(病)，亞(惡)𡗗(菜)與飢(食)；邦 虞(且)亡，亞(惡)聖人之𡗗(謀)。(《上博三·三德13》戰國中/晚期)

16. 「辟罪」有二解，或說加罪於人，或說避罪。另，以往研究都把例(35)中的「且」歸為並列或遞進連詞，但「以辟罪」其實並不是「相告」之外的另一事件，而是「相告」的目的。「相告」非「互相控告」（關於「相V」的語義，請參游文福(2013)）。這段話是說，同伍之中有人控訴另一人，想要以此來使對方獲罪，或使自己脫罪，經查證為不實，則以他所指控別人的罪狀來定罪他。下文的案例「今甲曰伍人乙賊殺人，即執乙，問不殺人，甲言不審……」可證。

「𩇛」在例(38-39)中作遞進標記。例(38)「𩇛」連接兩種性質「恭」和「儉」，表示吾大夫具有「恭敬」的特質之外，還具有「節儉」的特質。例(39)「𩇛」連接兩種情況「少有惡於王事」和「有憂於躬身」以說明「恆貞吉」，<sup>17</sup>即通常貞問結果是好的，<sup>18</sup>會在王事方面有一些過錯，還會在身體方面有疾病——但不至於有禍患。此二例「𩇛」的用法分別與例(30-31)的「且」相當。

(38) 虞(吾)大夫葬(恭) 虞(且) 會(儉)，赫(靡)人不敷(斂)。  
(《上博一·緇衣14》戰國)

(39) 占之：恆貞吉，少又(有)亞(惡)於王事，虞(且)又(有) 慝(憂)於  
躬(躬)身。  
(《包山2.213》戰國中/晚期)

需要指出的是，表遞進的「𩇛」又寫作「𠂔」，但這種寫法目前僅見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如例(40)「𠂔」連接兩種情況「大疫」和「飢」，表示晉師發生嚴重的瘟疫之外，還遭遇糧食不足；再如例(41)「𠂔」連接兩個行為「命」和「召」，表示晉景公派遣駒伯到齊國召請齊侯參加盟會，此外還召見高固。這兩例「𠂔」的用法與上述各例表遞進的「且」或「𩇛」相同，只是字形不一樣。

(40) 晉自(師)大疫 𠂔(且) 飢，飢(食)人。  
(《清華二·繫年101-102》戰國)

(41) 公命郇(駒)之克先鳴(聘)于齊，𠂔(且) 邵(召)高之固，曰……  
(《清華二·繫年66》戰國)

「𩇛」在春秋早期開始用作表遞進，在戰國中晚期開始用作表未來時，而在這之前又另有其他用法。根據游文福(2018)，「𩇛」在西周時

17. 慝，或釋「感」，或釋「憂」。在字形方面，「慝」與「憂」有共同部件；在語義方面，「慝」幾乎都與「躬身」同現在句子中，而上古「憂」可表「疾病」，因此釋「憂」較佳。

18. 按邴尚白(2009:206)，「恆貞吉」中的「恆」並非「長久」之意，而是表示「平常」、「一般」，「恆貞吉」是「大體而言所得貞問結果為吉」。「恆」在動詞前譯為「通常」更恰當，如「貞疾，恆不死」(《周易·豫》)、「如是者，恆有子禍」(《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的後一句都可以譯為「通常不會死」、「通常會有兒子的禍害」；又，例(36)中「恆於其且成也敗之」在部分傳世文獻中寫作「常於幾成而敗之」，無論是「恆」或「常」都相當於現在之「通常」。另，在卜筮禱祠記錄中，會發生負面事情，也都經常言「吉」，可見吉否並不取決於事情的好壞，而是結果的好壞。

期主要是作名詞和指示詞。<sup>19</sup>主要是作名詞和指示詞。作名詞時，「𩇑」表人名、方國或族名，如例(42-43)。作指示詞時，「𩇑」或者在對話中指示聽話人把注意力轉移到說話人身上，或者處於兩個事件中指示以甲事為乙事的時間參照。第一種用法相當於傳世文獻中的「嗟」和「咨」，如例(44)的「𩇑」是伯犀父指示女兒注意他說話的用語；第二種用法則相當於後世的「是時」，如例(45)「𩇑厥反」即「是時彖子聽造反」，而「𩇑」指示的參照時間就是「王伐彖子聽」這個時候。

- (42)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𩇑乍(作)寶鐘，用追孝于己白(伯)……  
(〈𩇑鐘〉(00088)西周中期)
- (43) 𩇑圉武王，逋征四方，達(撻)殷峻民，永不(丕)巩(恐)狄盧兕，伐尸(夷)童。  
(〈史牆盤〉(10175)西周中期)
- (44) 隹(唯)十又二月既望(望)，辰才(在)壬午，白(伯)犀父休于縣改日：「𩇑，乃任縣白(伯)室，易(賜)汝婦爵、𩇑之戈珣玉……」  
(〈縣改簋〉(04269)西周中期)
- (45) 王伐彖子聽，𩇑厥反。  
(〈大保簋〉(04140)西周早期)

除了上述用法，「𩇑」在出土上古文獻中也借用作動詞，表病癒和表前往。前者多寫作「瘥」，後者又寫作「𩇑」，<sup>20</sup>分別對應傳世文獻所見之「瘥」與「徂」，其中的「疒」和「彳」為意符，而「𩇑」、「差」或「且」均為音符。例(46)表示庚辛這一天病情稍微好轉，很快就會痊癒；而例(47)文句相仿，比對可知句中的「𩇑」當為「瘥」，表示病癒。再來，例(48)是矢、散兩國因土地紛爭而履勘為界的記錄，大意为履勘範圍是到了邊柳之後再延伸到𩇑、隤二地，其中「𩇑𩇑隤」即「前往𩇑、隤二地」；<sup>21</sup>而例(49)「𩇑省朔方」意指「前往省視北方」。

- (46) 恆貞吉，庚辛又(有)勿(間)，疒(病)速瘥(瘥)，不……  
(《包山2.220》戰國中/晚期)
- (47) 己未又(有)勿(間)，辛、王𩇑(瘥)。(《望山1.67》戰國中/晚期)

19. 這時期的字形偶爾寫作「盧」。

20. 游文福(2018)指出，「徂」在包山楚簡寫作「𩇑」，但因此字在簡文中用作名詞，故將它排除。

21. 關於本篇銘文內容的考釋，請參王輝(2006)。

- (48) 以陟，二奉（封），至于邊柳，復涉濡，陟𠂔（越），𠂔（徂）𠂔陟。  
（〈散氏盤〉（10176）西周晚期）
- (49) 穆穆魯辟，𠂔（徂）省朔旁（方）……。  
（〈梁十九年亡智鼎〉（02746）戰國晚期）

與表遞進的情形相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表前往之「𠂔」有它獨特的字形，上頭多個「艸」寫作「藎」。例 (50) 的「藎毫」即例 (51) 的「徂毫」。

- (50) 隹（惟）尹自頤（夏）藎（徂）白（毫），𠂔（遼）至才（在）湯。  
（《清華一·尹至1》戰國）
- (51)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毫，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國語·楚語上》）

以上「且」字詞對應的改變有兩種觀察的視角。從字的角度看，是「且」字的語義或功能由表先人轉移到表遞進和表未來時；從詞的角度看，則是表先人的詞其字形由「且」演變成「徂」。就此案例而言，後者才是更全面、更具解釋力的視角。茲將與「且」相關之語義或功能的字詞對應整理如表 1，並說明如下。

若以語義或功能的最初字形來分類，表 1 中的各項語義或功能可粗略地分成兩組：一組原先以「且」為主要形式，後來在「且」的基礎上增添意符，形成「徂」和「沮」；<sup>22</sup>另一組原先以「𠂔」為主要形式，後來有些簡寫為「且」，有些增添意符並以「且」為音符（「徂」），有些增添意符並以「差」為音符（「嗟」和「瘥」）。

這些改變與漢字發展的兩大趨勢「簡化」與「形聲化」完全一致。<sup>23</sup>從表 1 可以看出，表先人、表敗壞、表前往、表病癒的實義詞 (content words) 都在春秋戰國時期增添了相關的意符，以明確其意涵；<sup>24</sup>連原來起著指示作用的「𠂔」，因後來引申為嘆詞，也增添意符，以指明其功能。添加意符之後，既有的部件不管原本是表意還是表音，都變成音符，這就是形聲化。

22. 「沮」有「阻止」義，與「阻」同源。「水」作為意符，是相對於「阜」而言，古人經常因語義側重點不同而採用不同意符來加以區辨，這類的字還有「濕」與「隰」、「決」與「隄」等。

23. 關於漢字的發展趨勢，請參裘錫圭(2013)。

24. 表前往的「藎」僅見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屬於特例。

表 1. 與「且」相關之語義或功能的字詞對應\*

語義/功能**	出土文獻				傳世文獻
	西周	春秋	戰國	秦代	西周-漢
先人	且/取	且/祖	祖/祀	祖	祖
敗壞	且/取	—	潰	—	沮
篇章指示	取	—	取	—	且
遞進	—	取	取/曼/且	且	且
情境指示	取	—	—	—	嗟
病癒	—	—	瘡/取	—	瘡
前往	取	—	徯/蘆	—	徂
未來時	—	—	取	且	且

\* 囿於出土文獻闕如，有些詞若未見於某時代出土文獻，一概以「-」表示。又，有些詞在同時代出土文獻中如有不同字形，則按字頻高低順序排列；有些字形只是偶見，對增進整體演變趨勢的認識幫助不大，如以「祖」字表先人，或其所對應的詞與本文論旨無關，如以「蘆」表示詛祝，這些都不納入表一。

\*\* 為使圖表簡潔，分別以「篇章指示」和「情境指示」代表游文福(2018)所謂「指示以甲事為乙事的時間參照」和「指示聽話人把注意力轉移到說話人身上」。

另一方面，表指示、表遞進、表未來時的功能詞(function words)，沒有實指內容，因此字形往簡化的方向發展，省去「疋」、「又」。其實，上述形聲化的字當中部分也一樣經歷簡化的過程，以筆畫比較少的「且」和「差」取代了筆畫較多的「取」。

這些改變起於春秋晚期，在戰國時期大勢發展，到了秦代大抵定形，故而秦代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用字高度吻合。謝佩霓(2009)將改變的結果歸因於秦人對字形的整理，<sup>25</sup>而游文福(2018)把改變的發生歸因於一字多用。

25. 也就是「書同文」的結果。有關秦代「書同文」的實質內容的探討，請參陳昭容(2003)。

一字多用，或出於詞的功能分化，亦或因為不同的詞共用一個字形。字形相同的兩個詞，如果詞性不一樣，比如表先人的「且」是名詞，表敗壞的「且」是動詞，一般不致於產生歧義。但是，如果詞性一樣，就可能造成歧義，如例(52)的「𩇑」，整理者（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 1991）認為表前往，而大西克也(2002:153)則認為表病癒，其大意是「吉，到了𩇑尿之月，病就會好，可以見王了」。其實，如果套用大西克也的句式，把這句話解讀為「𩇑尿之月，就可以去見王了」，亦合情合理。可見，添加意符有助於避免同形詞所帶來的問題。<sup>26</sup>

(52) 占之曰：吉。𩇑（荊）𩇑盧見王。 （《包山2.208》戰國中/晚期）

一個詞在使用中會產生新功能，而詞的功能分化，也可能將帶動字形分化。游文福(2018)指出，「𩇑」在西周金文中的基本功能是「指示」，有篇章指示和情境指示兩種用法，這兩種用法後來又各自引申，分化出表遞進和表感嘆的功能，於是字形隨之分化出「且」和「嗟」。

本文認為，表未來時之「且」的發展與表遞進之「且」雷同。「𩇑」在西周時期被假借作表前往的動詞，因為發展出了新功能——表未來時，所以字形亦開始分化，表前往之實義詞「𩇑」添加意符「彳」，而表未來時之功能詞則保留其字形。這兩個字後來又經歷字形簡化，省去了「彳」、「又」，分別寫作「徂」和「且」。

總而言之，表未來時之「且」和表遞進之「且」由始至終都只是同音同形字，兩者之間並不具有任何語義聯繫，也不存在著發展關係。

### 3.2 從指示到遞進「且」

呂叔湘(1956:336)認為，單用在後句的「且」一般都有「遞進」的意味，而所謂「遞進」就是一件事分輕重深淺，一層更進一層地表述。這可以從程度、項目、範圍、數量等方面來觀察，請看例：

(53) 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 （《國語·晉語一》）

26. 由於「𩇑」也可以作未來時標記，陳偉(2009)將之釋為「且」，並讀為「將要」。但是，當表示未來時，包山楚簡都用「將」，因此例(52)中的「𩇑」該怎麼解讀，未有定論。



- (54) .....齊與戊（越）成，以建易（陽）、邱陵之田，且男女服。  
（《清華簡2·繫年120》戰國）
- (55) 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國語·晉語二》）
- (56)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左傳·僖公三十年》）

例(53)國家遭受破壞，還面臨嚴重動盪，是敗壞程度的加深。例(54)除了割讓建陽和邱陵的田地，還要附送男女奴隸，是和議條件項目的增多。例(55)擁有自己的郡縣，還獲贈黃河以南的五座城邑，是國家領土範圍的擴大。例(56)對晉國無禮，還對晉國有貳心親近楚國，是罪狀數量的增加。

甲乙二事之所以有「一層進一層」的意味，是因為「且<sub>1</sub>」註記「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的事況」（游文福2018）。也就是說，說話人認為甲事並非談論對象的全部，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乙事。比如例(55)「且」表示秦國的郡縣還不是秦穆公所有領土的全部，它還會包括公子夷吾要進獻的五座城邑。又如例(56)「且」表示「無禮於晉」並不是晉秦圍攻鄭國的唯一原因，還有一個更無法容忍或更具正當性的原因「貳於楚」。

游文福(2018)提出，「且<sub>1</sub>」源自用作篇章指示的「𠂔」，「𠂔」在西周金文的主要功能是「指示以甲事為乙事的時間參照」，例如：

- (57) 眉敖者虜卓事見于王，王大𡗗。矩取𡗗（省）車軹、奉（幘）𡗗（鞞）、虎𡗗（幘）、蔡𡗗（轄）、畫𡗗、𡗗（鞭）𡗗（席）𡗗、帛𡗗（總）乘、金𡗗（鑣）𡗗（鏹），舍矩姜帛三兩，廼舍裘衛林𡗗里。𠂔𡗗（厥）佳（唯）顏林，我舍顏陳大馬兩，舍顏始（姒）廩𡗗，舍顏有嗣（司）壽商𡗗（貂）裘、盞𡗗.....  
（〈衛鼎〉(02831)西周中期，轉引自游文福(2018:22)）
- (58) 懋父令曰：「義（宜）𡗗（播），𠂔𡗗（厥）不從𡗗（厥）右征；今母（毋）𡗗（播），𡗗（其）有（又）內（納）于師旂。」  
（〈師旂鼎〉(02809)西周早期或中期，轉引自游文福(2018:21)）

例(57)矩伯在周王的賞賜中獲得車等物品，於是賞賜他的夫人縑帛，又賞賜裘衛𡗗里這塊林地。但是這時𡗗里為顏氏所有，於是裘衛獲得𡗗里後，就贈送顏氏夫妻及他們的官員馬、衣物、貉裘等物，以作補償。「𠂔」是指示以「舍裘衛林𡗗里」為「唯顏林」的時間參

照，表示晉里這片林地在矩伯贈送給裘衛的這個時候是屬於顏氏的。例(58)「宜播，馭厥不從厥右征」與「今毋播，其又納于師旂」分別是過去與現在的判決及其說明：以前判定應該施行懲罰，因為這時候師旂的眾僕不跟從部隊出征；現在判定不用施行懲罰，因為他們又將重歸部隊。「馭」在句中是指示以「宜播」為「厥不從厥右征」的時間參照。

他也指出，這種篇章指示功能的「馭」，在傳世文獻中寫作「且」，例如：

(59)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左傳·文公十二年》，轉引自游文福(2018:25))

(60) 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這兩例的句式與例(58)相仿，「且」所引出的內容都是說明前句，而「且」也都指示以前一事件發生的時間為時間參照。如例(59)「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相當於「這時候請求跟叔姬斷絕關係但繼續跟魯國維持婚姻聯繫」，陳述杞桓公初次朝見時的情形；例(60)「且其民未至為之禱」的大意則是「當時他們的人民都沒有到他們那裡為他們祈禱」，說明堯、舜生病時的情形。

我們發現這種用例也見於戰國出土文獻。如以下例(61)「晉人旻有范氏與中行氏之禍」的大意就是「晉人這個時候有范氏與中行氏的內患」，而「旻」的時間參照就是楚昭王為了報復方城之役而侵略伊、洛二地的這個時候。「旻」在例中的位置還相當自由，與一般介於兩個謂詞性成分的遞進連詞很不一樣。因此，儘管它多少帶有遞進意味，但在例中的主要作用仍然是指示。

(61) 楚邵(昭)王戡(侵)洧(伊)、洛以復(復)方城之自(師)。晉人旻  
(且)有軋(范)氏与(與)中行氏之禍(禍)，七戡(歲)不解鞶(甲)。  
(《清華二·繫年102》戰國)

當「且」處於兩個謂詞性成分「 $V_1$ 」和「 $V_2$ 」之間，<sup>27</sup>而「 $V_1$ 」和「 $V_2$ 」又是陳述同一個對象，「且」就可能引起新的理解，即在句法

27. 為行為簡潔，本文以「V」概括形容詞、光桿動詞和動詞性詞組。必要區分時，將會在文內特別指出。

上起著連接謂詞性成分的作用，而語義方面則是註記「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的事況」。請看例：

- (62)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  
（《左傳·成公三年》，轉引自游文福(2018:34)）
- (63) 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  
（《儀禮·鄉射禮》）
- (64) 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  
（《儀禮·大射禮》）

例(62)是解經的句子，經文為「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兩句「且尋盟」分別解釋經文的「晉侯使荀庚來聘」和「衛侯使孫良夫來聘」，相當於「這時重溫舊盟」。由於重溫舊盟就發生在前來拜候的這個時候，而且又是同一人所為，「且」就有了重新解讀的可能，「且尋盟」理解為「這時/並且重溫舊盟」均可。又，例(63-64)中的「且」本來也是指示時間，「且興」和「且左還」是表示「理順矢的羽毛這個時候起身或向左回轉」——這與其他動作一個完成之後再進行下一個不同。因為同一時間又同一人所為，「且」在語境中同樣產生了新的解讀。也就是說，這種語境使得「且」的語義功能由時間的銜接轉移為事理的連接。

如果「 $V_1$ 」和「 $V_2$ 」之後還有評斷語句，「且」的新功能則將進一步確立。請看例：

- (65)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論語·季氏》，轉引自游文福(2018:24)）

例(65)「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有兩種解讀：「以前上代君王讓顓臾擔任東蒙山主祭者，這時他已經在魯國的封疆境內了」，又或是「以前上代君王讓顓臾擔任東蒙山主祭者，而且他已經在魯國的封疆境內了」。然而，因為後一句「是社稷之臣也」是對前述情形的評斷，「 $V_2$ 」成了「 $V_1$ 」以外的更進一步的憑據，「 $V_1$ 」和「 $V_2$ 」之間的時間關係於是隱沒，「且」連接事理的作用也就更明確。

簡言之，「 $V_1$ 」和「 $V_2$ 」本來是兩個獨立事況，隨著介於兩者之間的指示詞「且」經常將兩者連結在一起，它們的語義關係從時間轉

移到事理，並與「且」共同凝固成 $[V_1 \text{ 且 } V_2]$ 構式，表示「 $V_1$ 存在或發生的同時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 $V_2$ 」。<sup>28</sup>

### 3.3 從前往到未來「且<sub>2</sub>」

「且<sub>2</sub>」與未來時標記「將」的語義功能大致相當。巫雪如(2015)主張未來時標記「將」的基本功能是「將動作或事態定位於參照點之後」，亦即表未來時間，其他各類情態語義，都是此基本功能在語境或語用因素下進一步延伸的附帶語義。根據本文考察，「且<sub>2</sub>」也有表未來預期或推測、表意圖及表應當的情態語義，而這些也都不是「且<sub>2</sub>」的基本功能；同樣的，「且<sub>2</sub>」基本功能是表未來時間。請看例：

(66)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禮記·月令》）

(67) 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戰國策·燕策一》）

(68)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戰國策·秦策一》）

(69)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戰國策·趙策三》）

「且<sub>2</sub>」位於謂詞性成分前面，把該謂詞所表示的事況定位在某個參照點之後。例(66)「且更始」的參照點是「是月」，亦即「冬季之月」，意謂年重新開始會發生在冬季之月之後。例(67)「且歸」的參照點是「其妻私人」，也就是這位在遠方當官的人會回到家發生在他的妻子與人私通之後。例(68)「且不起」的參照點是「疾」，表示秦孝公會臥

---

28. 我們臆測表姑且或暫且之「且」也是由篇章指示「且」演變而來。以下例句中「且」以說話當下為時間參照，而其後的行為即在眼前，很容易引起「且 $V$ 」有「目前或暫時就選擇 $V$ 」之意。但限於語料，無法進一步論證。

- a.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詩經·唐風·山有樞》）
- b.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左傳·桓公八年》）

床不起發生在生病之後。例(69)「且合於秦」的參照點隱含於「因富丁」，也就是魏跟秦聯合會發生在富丁遊說魏國之後。<sup>29</sup>

誠如巫雪如(2015)所言，這類事況大多是時間流中可自然循序發生的，說話人基本上只是以客觀的時間定位方式來描述，不帶有明顯言說主觀性(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即「說話人在言說中的自我表達」(Lyons 1995:337)。比如例(66)「更始」屬於大自然的變化，例(67)「歸」是往原來方向位移的自然結果，而例(68)「不起」是「疾」的惡化，並非出於秦孝公的意志。至於例(69)，說話人只是從第三者視角敘述事件的經過，以及趙國得知後的反應，因此，「合於秦」雖然與魏國的意圖有關，但是並沒有顯現出來。

需要指出的是，「且」表未來時，與「將」並沒有本質差異。王力(1999:607)認為「且」表示「快要」，與「將」表示「一般的未來」，稍有不同；不過，Meisterernst (2004:125)認為，「且」和「將」都可以表示「一般的未來」(the future in general)和「立即的未來」(the immediate future)。本文認為，「立即的未來」的意涵來自語境。其中一種情形，就是梅廣(2015:445-446)所說的「有一個時間定點表說話時間，使一個未來情況與之產生現時的關聯(current relevance)」，也就是「且」或「將」與「矣」共現。請看例：

(70)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71) 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左傳·閔公二年》)

這種用例一般出現在對話中，「且」或「將」都只是表示「一般的未來」，但因為「矣」將之聯繫到說話當下的狀態，於是產生了「立即的未來」的意味。如果把例(70-71)中的「矣」去掉，「且柔之」和「將至」就失去立即性。可見，「立即」的意味來自語境中的「矣」。

另一種常見情形是「且V」或「將V」出現在一個假設狀況之後。由於該假設狀況同時是「且」或「將」的參照時間，假設狀況一旦實

29. 此句的大意是「魏國透過富丁將跟秦國聯合」。「因富丁且合於秦」形式似[V<sub>1</sub>且V<sub>2</sub>]構式，但構式中的「V<sub>1</sub>」和「V<sub>2</sub>」都能分別與主語搭配獨立成句，而「魏因富丁」的語義卻不完整或不同。

現，「V」所表示的事況隨即發生，因而「且」或「將」在語境中多了「立即」的意味。請看例：

- (72)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孟子·滕文公上》)
- (73)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左傳·桓公十一年》)

例(72)「病愈」為「往見」的假設狀況，例(73)「不立突」是「死」的假設狀況。這兩例中的「且」或「將」之所以會有「立即的未來」的意思，是因為「且往見」和「將死」這些未來事況，會隨著前述假設狀況的實現而發生。

以往研究大多主張「且<sub>2</sub>」是由表前往的動詞「徂」演變而來，不過都沒有指出由「前往」過渡到「未來」的例證。主要原因是二者在傳世文獻中的字形不同，歷來對文句的解釋又高度依賴字形，寫作「徂」者以「前往」解釋它，而寫作「且」者則以「且」的各種語義功能去解讀它。如例(74)「且謝焉」因受限於字形，一般解讀為「將（想要）跟樂間道歉」，但解讀為「去到那邊跟樂間道歉」更佳，因為樂間確實收到了致歉書。「且謝焉」應該是「徂謝焉」，與例(75)「往請焉」一樣表示去到某處做某事。

- (74) 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戰國策·燕策三》)
- (75) 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矜，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矜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且」可表前往，還有以下例證：

- (76)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詩經·鄭風·出其東門》)
- (77)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詩經·鄭風·溱洧》)

由於漢字經過秦人整理，傳世文獻中原來或可反映「徂（馭/徂）」由「前往」過渡到「未來時」的用例，恐怕在當時大多都已經被改寫為

「且」了——因為表未來時的語義功能至遲戰國早期就已確立。因此，跳脫字形的限制，將有助於我們看到更多演變證據。

討論這演變過程以前，先請看上古漢語文獻「徂」的用例。

「徂」主要見於《詩經》及援引其詩句的文獻中，例如：

- (78)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 (《詩經·豳風·東山》)
- (79)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詩經·小雅·四月》)
- (80)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詩經·周頌·絲衣》)
- (81)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詩經·周頌·天作》)

表前往「徂」屬於過程類位移動詞。這類動詞「陳述位移主體在時間定點上發生位置變化，而變化持續發生以至目標達成」，一般搭配位移行為者和目的地(游文福2016:44)。例(78)是「徂」的典型用例，搭配位移行為者「我」和目的地「東山」，表示位移行為者「我」前往目的地「東山」。例(79)「六月徂暑」是隱喻用法，藉由表述人在物理空間裡往某目的地前行的構式來描述自然的運行，表示六月走向盛暑。例(80)以「自」註記位移起點，表示從廟堂走向台階，從羊的位置走去牛的位置。例(81)目的地「高山」(岐山)承前省略，「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即指太王去岐山了以後，岐山才有平坦的道路。

游文福(2016)指出，位移經常與另一個目的事件有關。也就是說，位移有時是為了實現某事。這時，出現在過程類位移動詞之後的是另一個謂詞性成分，如例(82)的「求定」和例(83)的「征厥罪」，<sup>30</sup>它們都是「徂」的目的事件。

- (82)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  
(《詩經·周頌·賁》)
- (83) 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萑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期奔師。  
(《史記·三王世家》)

30. 例(82)「維」一方面是強調「求定」，一方面是為了音節的對稱，並不影響「徂」和「求定」的語義關係。例(83)出自冊命內容，遣詞用字更為正式、莊重，「徂征厥罪」刻意不採用當時比較通行的「往征」或「出征」和「其」，明顯具有擬古特點。



「徂」的語義在連動結構中逐漸虛化。Bybee & Pagliuca (1987)指出，英語的「be going to」結構丟失位置改變的概念，用以表示趨向一個事件、狀態或活動，是它發展出表未來的語義功能的關鍵。「徂」初始的虛化也是這樣。「徂」在上述例(78-80)中與目的地構成[徂N<sub>目的地</sub>]構式，表示「去目的地N」，這應該是「徂」最初用法。隨後，「徂」進一步與目的事件構成[徂V<sub>目的事件</sub>]構式，表示「去進行目的事件V」。這時，目的地不在構式中，如例(82)是周武王克商歸告於廟之詩，「徂」的目的地隱含在交際語境中，而例(83)「徂」的目的地也只出現在交際語境中。從述賓結構[徂N<sub>目的地</sub>]到連動結構[徂V<sub>目的事件</sub>]，「徂」的語義特徵隨著搭配成分發生變化，「位移」概念不如原來顯著。再請看例：

- (84)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詩經·小雅·楚茨》)

例(84)描述祭祀時，主持人祝告神明，神明接受以後，就去賞賜子孫。由於祝告的目的是希望神明賜福於子孫，神明的位移只是達成目的的過程，「徂賚孝孫」的語義重心落在目的事件上，使得「徂」的「前往」義不再顯著。加之「徂」介於「致告」與「賚孝孫」之間，而「賚孝孫」是「致告」的未來事件，於是「徂」開始有了被解讀為註記「賚孝孫」會發生在「致告」之後的可能。

「徂」在連動結構中進一步虛化為未來時標記。張誼生(2014: 347)指出，漢語的動詞在連動結構中發展成副詞，因為表義重點經常落在後一個動詞上，致使前一個動詞趨向虛化。例(84)即呈現這種發展跡象。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在「且」的用例中看到這種現象，例如：

- (85) 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 (《韓非子·內儲說上》)

- (86) 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 (《戰國策·魏策三》)

因文獻寫作「且」的緣故，一般都把例(85-86)中的「且」解讀為表未來時。但是，如果將「且」改成「徂」，即「明日徂攻亭」、「今秦徂攻魏」，意思其實大抵相同，只有位移的顯著性的差異。可見，兩例都可視為「徂」由「前往」過渡到「未來」的用例。兩例的共同點是，「且V」之後的內容都指向事件「V」，如例(85)「能先登」是對



「攻亭」的假設情形，例(86)「救之」是因為「攻魏」，這正是表義重點落在「V」致使「徂」虛化的最好說明。

值得注意的是，「徂V」從連動結構[徂V<sub>目的事件</sub>]發展為狀中結構[徂<sub>未來</sub>V]的過程中，「V」的「目的性」會隨著「徂」的「位移性」一同弱化，因為它是「徂」與「V」之間的語義關係的一部分。例(85-86)的「徂/且」一旦被解讀為表未來時，「V」就不再是個目的事件，只是一個將會發生的事件。因此，儘管「V」是由具有意志性的行為者所發出，行為者的意圖卻不一定彰顯。在演變過程中，「V」的「目的性」隨著「徂」的「位移性」丟失，或許就是「且<sub>2</sub>」的基本功能是表未來時，而不是表意圖的關鍵。

「且<sub>2</sub>」表未來時的語義功能源自語境。當[徂V<sub>目的事件</sub>]的語義後傾，「徂」的語義虛化，「V」與「徂」之前的成分的語義關係就變得更加緊密。如例(85-86)「攻亭」、「攻魏」分別與語義高度依賴交際情境的「明日」、「今」直接聯繫起來，以說話當下為參照點。參照點在時間軸上，都座落在事件「V」之前。介於其間的「徂」語義空泛，吸收了語境中參照點與事件「V」的語義聯繫所產生的「未來」概念，成為未來時標記。

當狀中結構[徂<sub>未來</sub>V]確立，「徂」的「位移」概念完全丟失，「V」就不再受限於行為者必須離開所在位置才能進行的事件，若要表示位移，還得再出現位移動詞，如例(72)的「我且往見」。

#### 4. 「且<sub>1</sub>」的語義功能及其發展

上古漢語「且<sub>1</sub>」的基本功能是註記「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的事況」。由於「V<sub>1</sub>」和「V<sub>2</sub>」相關連，而「V<sub>2</sub>」又是說話人希望聽話人注意的事況，因此「且<sub>1</sub>」總含有「遞進」意味。另一方面，因為「且<sub>1</sub>」源自指示以「V<sub>1</sub>」為「V<sub>2</sub>」的時間參照的用法，所以也具有「同時」的語義特徵。不過，隨著「且<sub>1</sub>」所連接成分「V<sub>1</sub>」和「V<sub>2</sub>」的語義與搭配情況的不同，「遞進」和「同時」的顯著性將有所消長。

這一節，我們將說明以往研究或詞典給連詞「且」列舉的語義功能或義項，有些只是「且<sub>1</sub>」在語境中的理解或引申，而這些不同的解讀往往是「遞進」和「同時」的顯著性不同所致。此外，我們也將論

述「且<sub>1</sub>」如何進一步引申註記「超乎預期」及註記「說話人還要提供更多、更進一步的訊息」。

#### 4.1 「且<sub>1</sub>」的語義功能與用法

歷來學者提出很多關於連詞「且」的功能，其中與「且<sub>1</sub>」最密切相關的有三種，即表示同時具有兩種性質或狀態、表示行為動作同時進行，以及表示進層關係。前二者歸入並列連詞，後者歸入遞進連詞。區分的條件就在於，「且」在使用時是「同時」比較顯著，還是「遞進」比較顯著。而這則取決於「V<sub>1</sub>」和「V<sub>2</sub>」的語義與搭配情況。

表示同時具有兩種性質或狀態的「且」一般連接兩個狀態動詞。狀態動詞指涉人事物的性質或狀態，而性質或狀態與人事物穩定地共存，這種靜態的存現通常持續一段時間。[V<sub>1</sub>且V<sub>2</sub>]構式中的「V<sub>1</sub>」和「V<sub>2</sub>」陳述同一個主語，如果「V<sub>1</sub>」和「V<sub>2</sub>」都是狀態動詞，那麼這兩種性質或狀態的存現在時間上就是完全重疊，這時「同時」就會非常顯著。如例 (87)「貧」和「微」都是狀態動詞，分別陳述周王朝的財力與勢力，兩者與周王朝共存，時間完全重疊，因此「且」就會被理解為表示同時存在。

(87) 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 (《戰國策·趙策三》)

抽象名詞和普通名詞如果進入[V<sub>1</sub>且V<sub>2</sub>]構式，其語義則猶如狀態動詞，表示某種性質或狀態。如例 (88)「仁」指人的德行，在例中表示具有這種德行的表現，又如例 (89)「騂」與「角」分別指紅色毛髮的馬和動物頭上的硬質突狀物，在例中表示具有紅色和雄性的屬性。這些表現或特質都與所陳述的主語共存，在時間上也是完全重疊，所以「且」一樣被理解為同時存在。

(88)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左傳·僖公八年》)

(89) 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論語·雍也》)

當「同時」的語義特徵非常顯著，「遞進」的意味往往就會減弱。其實，以上各例的[V<sub>1</sub>且V<sub>2</sub>]都有遞進的意味。例 (87)諸侯不朝拜周王主要是因為周王朝弱小，也就是「微」；例 (88)從子魚辭謝的內容可知，當時立君的標準是以嫡庶為首要考量，德行次之，年紀再次之，茲父

推舉子魚為國君主要也是因為子魚的德行，也就是「仁」；例(89)山川之神不會捨棄犁牛之子，不只因為它是紅色的，更重要的是它是特牛。<sup>31</sup>可見，「貧且微」、「長且仁」、「駢且角」都是前輕後重，只是「遞進」不如「同時」顯著而已。

表示行為動作同時進行與表示進層關係的「且」通常連接表示行為、活動及變化的動詞，或由這些動詞構成的詞組。行為、活動及變化都涉及時間的流動，或持續一段時間，或瞬間達成。如果[V<sub>1</sub>且V<sub>2</sub>]構式中的「V<sub>1</sub>」和「V<sub>2</sub>」所涉及的時間不重疊，這時凸顯的就不是「同時」，而是「遞進」。請看例：

(90)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91)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左傳·成公七年》）

例(90)「召王，以諸侯見」與「使王狩」都發生在溫地會盟這個時候，而例(91)「見」與「拜師」都發生在鄭子良和魯成公在晉國的時候，都具有同時性。然而，「召王，以諸侯見」與「使王狩」終究是一先一後的行為，而「見」與「拜師」也是相繼發生，「同時」的語義特徵無法彰顯，因此「且」都被解讀為表示進層關係。

如果「V<sub>1</sub>」和「V<sub>2</sub>」所涉及的時間是重疊的，這時凸顯的就不是「遞進」，而是「同時」。時間的重疊大致有三種情形。首先，「V<sub>1</sub>」和「V<sub>2</sub>」都指涉持續性的行為活動，在某一時段內由同一人進行。如例(92)的「戰」與「扶」及例(93)的「耕」與「為」（指「為百工之事」和「治天下」）。這些行為活動進行的時間重疊，「且」的「同時」語義特徵比「遞進」顯著，因而這些例句一般都解讀為「一邊打仗一邊扶人」、「邊耕種邊進行百工之事」及「邊耕種邊治理國家」。

(92) 不可，夫知者必量忤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

（《墨子·公孟》<sup>32</sup>，轉引自游文福(2018: 38)）

(93)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sup>33</sup>

（《孟子·滕文公上》）

31. 夏崇尚黑色、商崇尚白色、周崇尚紅色，犧牲的顏色也因此不同（見《禮記·檀弓上》），但祭祀都用特性。顯然，犧牲的性別比顏色還重要。

其次，「V<sub>1</sub>」和「V<sub>2</sub>」其中一個雖不指涉持續性的行為，但可重複發生。比如「出」表示由內而外地離開所在位置，是非持續性行為，但在例(94)打鬥時停停走走的過程中伴隨「鬪」而重複發生，<sup>32</sup>可視為與「鬪」時間重疊。因此，相較於「遞進」，「且」的「同時」語義特徵也比較顯著。

- (94) 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  
(《左傳·宣公二年》，轉引自游文福(2018:38))

再來，就是游文福(2018)所指出的，「V<sub>1</sub>」和「V<sub>2</sub>」所指涉的行為活動由不同的行為者來執行，兩事可以分頭並進，因此時間重疊。如例(95)「攻郤氏」和「蕪之」是鄆將師的命令，分別由不同的人執行；例(96)「拘宛春於衛」與「私許復曹、衛」亦然，執行者也是不同人。時間的重疊，使得用例中的「且」有顯著的「同時」意味。

- (95) 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之。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96) 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需要指出的是，「同時」與「遞進」的顯著性也取決於聽話人或讀者的對語境內容的理解。例(97)「曰.....且泣」一般不會理解為「邊說.....邊流淚」，因為「曰」的內容已引述完畢，「泣」應為後續事況。不過，例(98)「泣，且請曰.....」，是「邊流淚邊請求說.....」還是「流淚，並且請求說.....」，則取決於讀者對「泣」的持續性的理解與判斷。

- (97) 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  
(《左傳·昭公十三年》)  
(98) 齊侯田於菖，盧蒲嫫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左傳·昭公三年》)

以上分析顯示，上古漢語「且」兼具「同時」與「遞進」的語義特徵，兩者在語境中互相消長。當「V<sub>1</sub>」和「V<sub>2</sub>」的存在或發生的時間重疊，「同時」將顯著於「遞進」；反之，時間不重疊，則「遞進」

---

32. 我們同意游文福(2018)認為「出」伴隨「鬪」發生的說法，但也強調「重複」，因為在一段時間內一再重複某非持續性行為，是這個行為可被理解為持續發生的重要因素。

顯著於「同時」。所謂表示同時具有兩種性質或狀態、表示行為動作同時進行及表示進層關係，與其說是「且」的語義功能，不如說是「且<sub>1</sub>」的語義功能在語境中的不同用法。

## 4.2 從遞進到轉折

轉折標記「且」出現在[X且V]構式中，傳統將之歸作讓步連詞，但本文認為它是個語氣副詞，或是西方語言學界所謂評價副詞(evaluative adverbs)。評價副詞的功能在於表達說話人對命題的內容抱持的觀點或態度，也就是將命題與預期或心願比對後作出評價（謝佳玲 2006），而轉折標記「且」即是註記「超乎預期」。如例(99)「鬼且不知」若沒有「且」，就只是對命題的陳述，而「且」註記「鬼不知」是超乎預期的情況，因為一般可能認為鬼是無所不知的。同樣地，例(100)「且」註記「聖人有過」是超乎預期的情況，因為一般認為聖人不會有過錯。

- (99) 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  
(《戰國策·齊策一》)

- (100)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孟子·公孫丑下》)

由於所陳述的命題已超出一般情況，那一般情況當然也是這樣。所以，例(99)「鬼且不知」又隱含著「我不是鬼，我當然不知道」，而例(100)「聖人且有過」也隱含著「齊王不是聖人，齊王當然也會有過錯」。

[X且V]構式也常後接「況Y乎？」以作反詰，請看例：

- (101) 郭隗先生曰：「……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戰國策·燕策一》)
- (102) 曰：「……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天桀小桀也。」  
(《孟子·告子下》)

「且」的這個功能是從表遞進的用法發展而來，其所在構式[V<sub>1</sub>且V<sub>2</sub>]因為「V<sub>1</sub>」和「V<sub>2</sub>」的語義相對立或相違，產生轉折意味。如例(103–104)「且」突顯的都是「同時」的語義特徵，但後一句又含有轉折意味，因為狄國表裡不一，表面上答應秦國，心裡卻憎恨秦國。再如例(105–106)「且」突顯的都是「遞進」的語義特徵，「死且無後」和「死且有罪」是表示「死，而且還會後代沒有俸祿/有罪」，但後一句因為「有罪」軼出一般對「死」的預期——死就無罪——所以又多了轉折意味，相當於「死卻還會有罪」。

(103)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左傳·文公五年》)

(104)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左傳·成公十三年》)

(105) 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106) 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渚。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V<sub>1</sub>」與「V<sub>2</sub>」之間的轉折關係致使[V<sub>1</sub>且V<sub>2</sub>]被重新解讀，表示「V<sub>1</sub>」和「V<sub>2</sub>」違反因果預期，如例(107)「忠且見棄」意謂忠於君卻還遭到遺棄。例(108)亦然，只是「V<sub>1</sub>」由「然」來指代。「然」是指代性的謂語，<sup>33</sup>在例中回指「識其不可」，「然且至」的大意是「是這樣（曉得齊王不可以成為商湯、周武），卻還到齊國來」。

(107)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  
(《戰國策·秦策一》)

(108)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  
(《孟子·公孫丑下》)

以上例句中的「且」容或多少還有遞進意味，但明顯不如轉折。當以「然」指代「V<sub>1</sub>」時，「且」的前項往往不表示是一種具體作為，而

33. 指示代詞「然」及其功能衍生，請參劉承慧(2019)。

是一種情況，而且經常是極端情況。如例 (109)「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與例 (110)「利夫秋豪，害靡國家」都是害遠大於利的情況。這些用例顯示，[然且V]已經成為一個轉折句，表示「這種情況（下），還V」。<sup>34</sup>

- (109) 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荀子·正名》）
- (110)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荀子·大略》）

「然」雖然是謂詞性的，但其指代性也促使具有回指作用的名詞性成分，如指示詞組及名詞組，進入這個構式，形成[X且V]。例 (111)「此三者」的功能與前二例中的「然」相似，是指代前述「好田、好酒、好色」三種情況；而例 (112)「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也是指稱上文提及的事物。此外，一而再再而三的肯定或否定，程度層層推進，「此三者」和「萬民、室屋、六畜、樹木」幾近極端，也與例 (109-110)的「然」指代極端情況一樣。

- (111) 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管子·小匡》）
- (112)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

34. 以下用例中的「然且」應為一個單位，表轉折，其結合很可能是因為吸收了構式意義，而不是同義並列。

- a. 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墨子·兼愛下》）
- b. 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韓非子·難言》）



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  
 (《管子·輕重甲》)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名詞性成分也進入這個構式，「然/X」與「V」之間的語義關係也出現變化。兩者之間不必然是事理關係，也可以是主題與評述的關係。仔細比較可以發現，其實例 (111) 更傾向於事理的解讀，即「我有這三種缺點，還能把國家治好」，而例 (112) 則更傾向於主題與評述的解讀，即「人口稅、房屋稅、六畜稅、樹木稅都不能徵收」。<sup>35</sup> 無論何種解讀，「且」都註記相關命題超乎說話人的預期。兩例中「公作色」、「桓公忽然作色」都生動描繪出齊桓公的意外。

不過，轉折標記「且」更常用以強調相關命題確實超乎聽話人或一般人的預期，而他就是這麼認為。如例 (99) 「鬼且不知」並沒有超乎張丐的預期，他就是這麼認為的。「且」的這種用法應該是經歷了「交互主觀化」(intersubjectification)，亦即意義變得越來越倚重說話人對聽話人的注意的過程。<sup>36</sup> 請看例：

(113)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孟子·告子下》)

例 (113)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是魯國攻打齊國的終極目標，孟子先舉這種情況，再表態認為這種情況都還是不能「不教民而用之」。「然且不可」並沒有超出孟子的預期，但超出慎子的預期，因為慎子要率兵攻打齊國，一舉拿下南陽是他的目標，他當然認為可以。在這對話過程中，說話人是把注意轉移到聽話人身上，先考慮對方的立場再表態。若不考慮對方，純粹表達個觀點，可以不用「且」。「且」的使用就是強調命題（也是說話人的觀點）確實超乎聽話人的預期。

交互主觀化是主觀化的進一步延伸，因此轉折標記「且」的言說主觀性非常強，主要用以表達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主觀態度。如例 (114) 王良拒絕為嬖奚駕車這一番話的大意以「御者羞與射者比」概括即可，「且」是註記孟子對此命題的主觀態度，即他認為這超出了

35. 傾向於哪一種解讀也跟時間性有關。例 (111) 「X」與「V」在時間上是一先一後的，但例 (112) 並不存在這種時間性。

36. 原文為“Intersubjectification is the semasiological process whereby meanings come over time to encode or externalise implicatures regarding SP/W’s attention to the ‘self’ of AD/R in both an epistemic and a social sense” (Traugott 2003: 129–130)。



一般預期。又如例 (115) 豎刁為了治理後宮而自宮的做法，也以「身不愛」來評述即可，「且」是註記管仲認為這是超乎一般預期的。

- (114) 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  
(《孟子·滕文公下》)
- (115) 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  
(《韓非子·難一》)

遞進標記「且」因為連接具有轉折關係的「V<sub>1</sub>」與「V<sub>2</sub>」，而引發[V<sub>1</sub>且V<sub>2</sub>]構式意義發生變化。由「然」指代「V<sub>1</sub>」的[然且V]進一步發展為轉折句。處於違反因果預期的「V<sub>2</sub>」之前的「且」於是從語境中吸收了轉折義。<sup>37</sup>隨著名詞性成分進入此構式，「然/X」與「V」之間的語義關係發生變化，「且」最終失去連接作用，演變成註記「超乎預期」的評價副詞。起初，「且」只是註記相關命題超乎說話人本身的預期，因交互主觀化也用以註記相關命題超乎聽話人或一般人的預期。

### 4.3 從遞進到追加

上古漢語「且」還可以註記「說話人還要提供更多、更進一步的訊息」，相當於現代漢語之「況且」。按呂叔湘(1980)，「況且」的功能是進一步申述或追加，因此本文稱之為追加標記。不沿用楊樹達(1954)的術語「提起連詞」，主要原因是「提起」易引起誤解，以為只限於「另提他事」。實際上，追加標記「且」除了「另提他事」，還可以「進一步申論」、「補充理由」、「舉況說明」及「引出問題」。請看例：

- (116)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左傳·僖公二年》)
- (117)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

37. 許多具有轉折性的語氣副詞，如「偏」、「偏偏」、「竟然」、「居然」等也都是轉折語境中形成的，詳參張麗麗(2018)。

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  
(《墨子·非樂上》)

例 (116)「懦而不能強諫」是評論宮之奇的為人，「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是評析宮之奇與虞公的關係，是為消除晉獻公的疑慮而又另外提出的理由。例 (117)前半部的話題是「仁之事者」，後半部則是「仁者之為天下度」，「且」出現在話題轉換時。不過，兩個話題並非毫無關聯，後者實際上是前者的進一步申論——先提出實行「仁」的人一定以天下為準則，再申論甚麼是以天下為準則。兩例「且」，前者為「另提他事」，後者為「進一步申論」。再請看例：

- (118)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  
(《左傳·僖公四年》)
- (119) 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  
(《管子·輕重丁》)

例 (118) 卜人先表示龜卜比占筮靈驗，建議晉獻公按照龜卜結果行事，不要娶驪姬為夫人。接著，再引繇辭為補充理由，以支持他的建議。例 (119) 齊國土地不適生產，面臨可能淪為依賴糧食於他國的國家。管仲就此提出「動之以言，潰之以辭」的對策，再舉商人操縱貨幣、農民操縱糧食的情況，說明採取此對策的成效。兩例「且」，前者是「補充理由」，後者是「舉況說明」。

追加標記「且」有時是引出問題。引出問題表面看來是向聽話人索求訊息，但所要傳達的訊息已在問題當中。例 (120) 孔子一連提了四個反詰句，後兩個以「且」起句，看似跟前面的關聯性不甚緊密，其實都是針對「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這話題繼續提出的評論。例 (121) 由「且」帶出的雖不是詰問，但孟子明知故問的態度顯而易見，他層層逼問就是在引導陳相說出他心目中的答案「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 (120)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論語·子罕》)
- (121)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

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孟子·滕文公上》）

總括上述，凡說話人覺得所傳達的訊息尚未充足，均可透過「且」來註記他還要提供更多、更進一步的信息。例(120)「且」的一再出現，即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也凸顯了孔子詰問一事完畢仍氣憤難平的心情。

表追加之「且」所帶出的語句是說話人針對談話主旨所提供的更多、更進一步的訊息，因此「且」往往含有更進一層之意，但它還有明顯的「言說主觀性」。這與追加標記「且」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請看例：

- (122)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蹢，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左傳·成公十六年》）

- (123)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楚、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左傳·昭公十三年》）

例(122)楚共王登上巢車眺望晉軍陣營的動靜，太宰伯州犁侍在身後給他說解。「甚蹢，且塵上矣」是楚王對晉營的描述，說那邊一片喧嘩，還有塵土上揚。不過，楚王每見一事就立刻描述，「且塵上矣」應該是他在告知伯州犁晉營一片喧嘩的同時，又看到塵土上揚而隨即追加的。「且」在這種陳述說話現場事物的情況下產生了表追加的語義功能。例(123)各國軍隊到了郊區，陳、蔡兩方的人為了正名，請求築壁壘、樹旗幟，蔡公認為用笆隔離就夠了。他的主要理由是「欲速」，而「役病矣」是他說話時看到現場役夫疲勞的樣子而追加的。「欲速，且役病矣」在形式上與「甚蹢，且塵上矣」相同，但「V<sub>1</sub>」和「V<sub>2</sub>」不再陳述相同對象，而「且」也偏離了原來的語義功能，側重於追加說話人之所見。

「且」的這個用法再進一步延伸，就是用以追加說話人的觀點。例(124)子魚以自己不如太子茲父為由推辭了宋桓公，再追加自己的觀點，認為立庶廢嫡不符合禮制，來鞏固立場。「臣不及也，且又不

順」表面上與「長且仁」相差不大，但「且」的語義功能卻已相去甚遠。

- (124)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左傳·僖公八年》)

隨著主要功能由連接「V<sub>1</sub>」和「V<sub>2</sub>」轉移到追加說話人的觀點，「且」的獨立性與言說主觀性也逐漸提高。

## 5. 「且<sub>2</sub>」的語義功能及其發展

先秦「且<sub>2</sub>」的基本功能是註記「行為或事況發生在參照點之後」。由於語境因素，「且<sub>2</sub>」又附帶其他語義，引申出表意圖、表未來預期或推測、表應當的用法。本節將分析這些用法的語境因素，並論述「且<sub>2</sub>」如何進一步引申註記「選擇關係」。

### 5.1 「且<sub>2</sub>」的語義功能與用法

「且<sub>2</sub>」在不同語境因素下可能引申出表意圖、表未來預期或推測及表應當等用法。這些用法與行為的意志性、主語的指向、推論的條件及說話人的立場或標準等語境因素密切相關，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它也取決於我們對這些語境因素的理解。

「且」表意圖，「V」必須是出自主語意志的行為。也就是說，「V」是主語所可以自主決定的行為，而且它有明確的目標。目標越明確或越對主語有利，「且」就越傾向於表意圖。例(125)「之」出於主語的意志，而且有非常明確的目標——齊國，因而「且」附帶表意圖。反之，例(126)「死」並非出自主語的意志，而且對主語不利，因而「且」不附帶表意圖。

- (125)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戰國策·秦策二》)

- (126)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此外，「V」的主語指向也會影響「且」的解讀。一般而言，「V」的主語如果指向說話人本身，「且」表意圖的傾向就相對明確，因為這

種語句相當於「施行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說話人在表示未來將進行「V」的同時，也宣布了自己的意圖。例(127)共出現了兩次「且」，一次處於敘事中，另一次處於對話中。對話中，「與天下伐齊」的主語是說話人本身，相較之下「且」更明顯附帶表意圖。又，「V」的主語如果指向聽話人，則通常是在疑問句中，說話人詢問聽話人在未來將怎麼做。由於聽話人具備自主決定的能力才會被詢問，所以「且」也大多附帶表意圖。例(128)「大王且何以報魏」即相當於「大王打算用什麼來回報魏國」。

(127)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令矣……」  
(《戰國策·燕策二》)

(128) 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  
(《戰國策·魏策三》)

「且」表未來預期或推測，「V」不必然是出自主語意志的行為，它是說話人根據現實或假設條件推導出來的事況，因此推論的條件多見於語境，而且總是先於「V」。例(129)「折而入於魏」是張丐根據假設條件「晚救之」推導出來的未來事況，因而「且」附帶表未來推測。例(130)「崩」並非出於主語的意志，而是朱英根據現實條件「今王疾甚」推導出來的未來事況，「且」也是附帶表未來推測。

(129) 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  
(《戰國策·齊策一》)

(130) 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  
(《戰國策·楚策四》)

指向說話人本身或聽話人的主語，如果搭配出於主語意志的「V」，「且」傾向於表意圖，如果搭配非出於主語意志的「V」，則「且」傾向於表未來預期。例(131)「韓侈且伏於山中」與例(132)「吾且不得及彼」之前均有推論的條件，「V」的主語也都是說話人本身，但「到山中隱居」是說話人可以自主決定的，而「趕不上別人」卻不行，因此前者附帶表意圖，後者附帶表未來預期。值得注意的是，假如例(131)說話人不是韓侈，韓侈就成了說話人陳述的對象，「且」就會被理解為表未來推測。再來，例(133)「V」的主語指向聽話人「燕昭王」，因為「能否得到好處」並不是燕昭王所能自主決定，所以「且」也是附帶表未來預期。

- (131) 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戰國策·韓策三》）
- (132)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黷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莊子·寓言》）
- (133) 曰：「……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眾，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戰國策·魏策三》）

「且」表應當，「V」不一定是出自主語意志的行為，它是說話人根據其立場或標準，如信念、社會規範或理念等，而認為必然會實現或要執行的事況。說話人的認知高度依賴語境，比如說話人的背景、身分地位，或者言談目的。例(134)說話人主張有命，他是根據他的信念，認為上位者所賞罰的人，他們命中本來就應當受罰還是獲賞。例(135)卻宛的職位是左尹，位階比令尹低，他根據社會規範，認為自己應該拿什麼來招待令尹。例(136)韓非子根據治國理念，認為君主對那些不聽從的人應當以獎賞來勸進、以懲罰來懾退。

- (134) 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墨子·非命上》）
- (135) 卻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呂氏春秋·慎行》）
- (136) 今民僂訥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韓非子·忠孝》）

以上各例中的「且」可以說都沒有真正脫離「未來」的概念。表意圖、表未來預期或推測及表應當等語義都是「未來」在個別於境因素下的延伸。然而，因為人們對語境的認識存在著差異性，所以對個別例句的解讀也可能有所不同。比如，例(128)的「且」也可能理解為表應當，而這取決於我們對張倚的立場或標準的認定。無論如何，「且」的基本功能仍然是註記「行為或事況發生在參照點之後」。

本節指出，影響「且<sub>2</sub>」的附帶意義的語境因素包括行為的意志性、主語的指向、推論的條件及說話人的立場或標準。一般而言，只要說話人具有特定的立場或標準，那麼「且」就會附帶表應當，不管「V」是否出自主語的意志，也不管「V」的主語指向誰。在不具有特定的立場或標準的情況下，如果「V」非出自主語的意志，那「且」就

會附帶表未來預期或推測；如果「V」出自主語的意志，則視主語的指向而定。主語若指向說話人本身，「且」通常附帶表意圖，若非指向說話人，則又取決於是否有推論的條件。<sup>38</sup>有則附帶表未來預期或推測，無則或純粹表未來時，或附帶表意圖，視「V」是否有明確的目標，目標越明顯就越傾向後者。

## 5.2 從未來時到選擇

上古漢語「且」也註記「選擇關係」。選擇標記「且」一般出現在[NV<sub>1</sub>，且V<sub>2</sub>？]構式中，連接「V<sub>1</sub>」和「V<sub>2</sub>」兩個選項。這種用例多見於秦系出土文獻。如例(137)「且」連接「收」和「畀夫」，詢問的是有罪而被收押的妻子，她的陪嫁奴婢和衣物應該沒收還是交予他的丈夫。又如例(138)「且」連接「為誣人」和「為告不審」，詢問的是控告者故意扭曲偷竊的事物，他應該視為誣告，還是視為控告不實。

(137) 妻有罪以收，妻賸（媵）臣妾、衣器當收，且畀夫？畀夫。  
（《睡虎地·法律答問171》秦）

(138) 甲盜羊，乙智（知），即端告曰甲盜牛，問乙為誣人，且為告不審？當為告盜駕（加）臧（贓）。  
（《睡虎地·法律答問45》秦）

在有些用例中，「V<sub>1</sub>」和「V<sub>2</sub>」是正面和反面兩個選擇。例(139)「且」連接「為盜主」和「不為」，詢問的是私家奴婢偷竊主人父母的東西，這應該視為竊盜主人財物罪，還是不視為竊盜主人財物罪。例(140)「且」連接「封」和「非是」，詢問的是百畝田的田界算作封，還是不算作封。

(139) 人奴妾盜其主之父母，為盜主，且不為？同居者為盜主？同居者為盜主，不同居者不為盜主。  
（《睡虎地·法律答問20-21》秦）

(140) 可（何）如為「封」？「封」即田千佰。頃半（畔）「封」毆（也），且非是？  
（《睡虎地·法律答問64》秦）

38. 按常理（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1990），說話人無需推測自身行為。因此，主語指向說話人，「且」通常附帶表意圖，而主語指向他人，「且」附帶表意圖的可能性相對低。不過，疑問句常有例外，比如例(128)。



選擇標記「且」偶爾也連接兩個小句。例(141)「且」連接的是「主購之」和「公購（之）」，<sup>39</sup>詢問的是捕獲私家奴婢偷竊的人，應該是官府獎賞他，還是主人獎賞他。與上述諸例不同，此例詢問的焦點是「V」的行為者，而不是「V」。這個非典型用例恰好證明「且」更加獨立，不限於處在「V」之前，已經完全脫離了原來表未來時的功能。

(141) 或捕告人奴妾盜百一十錢，問主購之且公購之公購之之。

——（《睡虎地·法律答問141》秦）

「且」表選擇的語義功能來自構式。請求別人在兩事之間做選擇，不一定要使用選擇標記。接連提出相對立的疑問，一樣可以達到請求選擇的目的。換言之，兩個並列的相對立的疑問句，即可形成選擇構式。先秦常見的一個選擇構式是[NV<sub>1</sub>? V<sub>2</sub>?]。未來時標記「且」因經常出現在這個構式中，而成為構式的標記，並吸收了構式的意義。請看例：

(142)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

（《戰國策·魏策四》）

例(142)共出現四次[NV<sub>1</sub>? V<sub>2</sub>?]選擇構式，首末兩次有「且」，而中間兩次無「且」。「韓怨魏乎？怨秦乎？」與「韓強秦乎？強魏乎？」都是請求魏安釐王在兩個選項之間擇一，問的是當前韓國對魏、秦二國的態度與看法，<sup>40</sup>因而無「且」。「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與「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同樣是請求魏安釐王選擇，但問題以魏、秦一起攻打韓國為假設條件，所問都是未然事況，「且」既表未來時，也附帶表推測。顯然，請求聽話人選擇是[NV<sub>1</sub>? V<sub>2</sub>?]構式本身的意義，「且」進入選擇構式是基於其表未來時的語義功能。

39. 按整理者（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1990），最後一個「之」是衍文，筆跡不同。我們猜測這個「之」本來是要補在上句之末的，亦即原文可能是「……問主購之且公購之之公購之」，但在補充時寫錯位置。

40. 魏安釐王即位第三年便聯趙攻韓，韓魏早已結怨。可見，「韓怨魏乎？怨秦乎？」未必指此次出兵之後的情形。



與選擇標記所連接的「V<sub>1</sub>」和「V<sub>2</sub>」一樣，[NV<sub>1</sub>?V<sub>2</sub>?]構式中的「V<sub>1</sub>」和「V<sub>2</sub>」也可以是正面和反面的兩個選擇。如例(143)「有彼是乎哉？」和「无彼是乎哉？」，還有例(144)「有成與虧乎哉」和「无成與虧乎哉」。

(143)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莊子·齊物論》）

(144)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之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无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莊子·齊物論》）

「且」進入[NV<sub>1</sub>?V<sub>2</sub>?]選擇構式，往往是成雙的，亦即「V<sub>1</sub>」和「V<sub>2</sub>」之前各有一個「且」，以上例(142-144)皆然。前後兩個疑問句形式對稱，有利於保留詞的功能。

不過，「且」成雙進入選擇構式並非必然。語料顯示，當[NV<sub>1</sub>?V<sub>2</sub>?]成為某假設條件之下的選擇時，「且」也可以只出現在「V<sub>2</sub>」之前。這個不對稱現象，促使「且」在形式上趨近於連接兩個抉擇疑問句的成分，成為構式的標記，同時吸收構式的意義。以下例(145)「且」就有表未來時（應當）和表選擇兩讀，而例(146)「且」則有表未來時（推測）和表選擇兩讀。

(145)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sub>1</sub>不乎？」  
（《禮記·曾子問》）

(146) 蘇秦問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sub>2</sub>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sub>1</sub>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  
（《戰國策·齊策四》）

由於這樣的演變過程，表選擇之「且」只用於疑問句，而且都是針對某特定情況做選擇。例(137-141)，毫無例外都是如此。

## 6. 結語

本文從字詞對應關係切入，探討上古漢語遞進標記「且<sub>1</sub>」與未來時標記「且<sub>2</sub>」的來源，認為兩者僅屬同音同形關係，不具任何語義與發展上的聯繫。「且<sub>1</sub>」即如游文福(2018)所言源自指示詞「叡」的篇章指示用法，而「且<sub>2</sub>」則如許多學者所言源自表前往之動詞「徂」。

「徂」在出土西周文獻中亦寫作「𠬞」，是個假借字，在戰國時期經歷形聲化演變而寫作「𠬞」，唯由此虛化而來的未來時標記仍舊保留其字形「𠬞」。這樣的字形分化就是，實義詞添加意符以明確其語義，而功能詞保持形體不變。而這使得兩個語義沒有聯繫的功能詞有著同樣的字形。後來「𠬞」簡化為「且」，而以「𠬞」為音符的「𠬞」也隨之簡化「徂」，於是兩個詞又共用「且」這個字形。

上古漢語「且<sub>1</sub>」、「且<sub>2</sub>」的形成及發展，可以圖三來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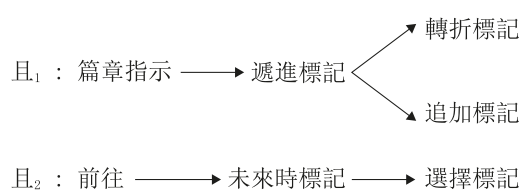


圖 3. 上古漢語「且」的來源及發展

「且<sub>1</sub>」與「且<sub>2</sub>」有著各自的來源與發展。「且<sub>1</sub>」源自「𠬞」的篇章指示用法，原來是指示「以V<sub>1</sub>為V<sub>2</sub>的參照時間」，約兩周之際發展成遞進標記，在[V<sub>1</sub>且V<sub>2</sub>]構式中註記「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需要注意的事況」。隨後，又分別發展出轉折標記和追加標記。前者在[X且V]構式中註記「超乎預期」，後者在語篇中註記「說話人還要提供更多、更進一步的訊息」。另一方面，「且<sub>2</sub>」則源自從表前往的動詞「徂」，「徂」在連動結構[徂V<sub>目的事件</sub>]中虛化為未來時標記，註記「行為或事況發生在參照點之後」。到了戰國晚期，「且<sub>2</sub>」又因經常出現在[NV<sub>1</sub>?V<sub>2</sub>?]選擇構式中，而吸收構式的意義，成為構式的標記，註記「選擇關係」。

本文也梳理了影響「且<sub>1</sub>」與「且<sub>2</sub>」之解讀的語境因素。「且<sub>1</sub>」所謂表示同時具有兩種性質或狀態、表示行為動作同時進行及表示進層關係等解讀，實際上是「且<sub>1</sub>」的「同時」與「遞進」兩個語義特徵消長的反映，而兩者之消長則取決於「V<sub>1</sub>」和「V<sub>2</sub>」語義與搭配。至於「且<sub>2</sub>」所謂表意圖、表未來預期或推測及表應當等用法，則是行為的意志性、主語的指向、推論的條件及說話人的立場或標準等因素影響下的附帶意義。

「且<sub>2</sub>」形成的年代不易判斷。儘管從語料看來，「徂」在《詩經》的時代就具備了虛化為未來時標記的條件，但是「且<sub>2</sub>」在《左

傳》只偶見幾例，在戰國末期的傳世文獻才大量出現。若以《左傳》為依據，「且<sub>2</sub>」應該在春秋中晚期既已形成。不過，「且<sub>2</sub>」也可能在戰國中期才形成，所以在戰國末期才大量見於文獻。例(52)「虞見王」如果是表未來時，那這就是目前所見最早「徂」過渡到「且<sub>2</sub>」的用例。至於《左傳》的「且<sub>2</sub>」，則可能是文本傳鈔所致，也就是古人在傳鈔過程中把「將」寫成「且」。這種情形在傳世文獻並不罕見，例如表使入之詞在《左傳》中大多寫作「納」，但也有少數寫作「入」。「入」與「且」一樣都是秦人的習慣用字。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上古漢語「且」的來源及發展做了比較全面的勾勒與描寫，提出了跟主流意見不一樣的看法，認為遞進標記「且<sub>1</sub>」與未來時標記「且<sub>2</sub>」來源不同，二者各自循著不同路徑演化。但囿於文獻材料，對於從「徂」到「且<sub>2</sub>」的演變未能完善描寫，對於表姑且之「且」的來源也未能開展說明。這都只能在更多材料面世時再作補充。

## 參考文獻

- Archaeological team of Jinsha Railway, Hubei Province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ed.). 1991. *Baoshan Chujian* 包山楚簡 [The Chu inscribed bamboo slips from Baosh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 Bling, Shang-Bair (邴尚白). 2009. *Geling chujian yanjiu*. 葛陵楚簡研究 [Research on the Chu bamboo slips of Geling].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an L. & Pagliuca, William. 1987. The evolution of future meaning. In Ramat, Anna Giacalone & Carruba, Onofrio & Bernini, Giuliano (eds.), *Papers from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109–12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cilt.48.09byb>
- Bybee, Joan L. & Perkins, Revere D. & Pagliuca, William.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ng, Li-Li (張麗麗). 2018. Zhuanzheju changjian yuqi fuci de xingcheng 轉折句常見語氣副詞的形成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al adverbs occurring frequently in adversative clauses]. *Chengda Zhongwen Xuebao* 成大中文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63. 191–230.
- Chen, Chao-jung (陳昭容). 2003. *Qinxi wenzi yanjiu: Cong hanzishi de jiaodu kaocha* 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 [Qin Dynasty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haracter histo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Chen-Jian (陳劍). 2008. Jiagu jinwen jiushi “shang” zhi zi ji xiangguan zhuzi xinshi 甲骨文金文舊釋「𣎵」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word *shang* and its related words in oracles and bronze vessel inscriptions]. In *Fudan Daxue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ed.),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vol.2, 13–47.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Chen, Sipeng (陳斯鵬). 2011. *Chuxi jianbo zhong zixing yu yinyi guanxi yanjiu* 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phic form and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bamboo slips and silk documents of Ch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Chen, Wei (陳偉). 2009. *Chudi chutu zhanguo jiance [shisi zhong]*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 [十四種] [Excavated Warring States bamboo strip manuscripts from the Chu region: fourteen collections]. Beijing: Economis Science Press.
- Chi Hsiu-Sheng (季旭昇). 2014. *Shuowen xinzheng* 說文新證 [New evidence regarding the Shuowen]. 2nd ed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 Duan Yucai (段玉裁). 2005. *Shuowen Jiezi zhu* 說文解字注 [Annotations of *Shuowen Jiezi*].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 Feng, Kuan-ping (馮寬平). 2002. “Chuang”, “qie” yuyuan kaoshi 「𠂔」、「𠂔」語源考釋 [Etym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uang* and *qie*]. *Qinghai Minzu Xueyuan Xuebao* 青海民族學院學報 [Journal of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2002(4). 105–107.
- Gao, Heng (高亨). 1980. *Shijing jinzhushu* 詩經今注 [Commentary for *Book of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Gao, You (高誘) (annotated). 1974. *Zhanguo ce* 戰國策 [Stratagems of the Warring States]. 3rd ed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 Gao, You (高誘) (annotated). 1974. *Lüshi chunqiu* 呂氏春秋 [Liu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 Hsieh, Chia-Ling (謝佳玲). 2006. Hanyu qingtaici de yuyi jieding: Yuliaoku wei ben de yanjiu 漢語情態詞的語意界定：語料庫為本的研究 [The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of Chinese modal expressions: A corpus-based analysis].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21. 45–63.
- Hsieh, Su-Ni (謝佩霓). 2009. Cong Xianqin guwenzi cailiao kan “qie”, “cuo” er zi de yanbian licheng 從先秦古文字材料看「𠂔」、「𠂔」二字的演變歷程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qie* to *qie* based on the unearthed written materials used before Qin dynasty]. *Fengjia Renwen Shehui Xuebao*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 117–141.
- Hsu, Chin hsiung (許進雄) (ed.). 2009. *Jianming Zhongguo wenzixue* 簡明中國文字學 [Concise philology of Chinese character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Hu, Anshun (胡安順) (ed.). 2018. *Shuowen bushou duanzhu shuyi* 說文部首段注疏義 [Explanation for the radicals of shuowen in Duan's annota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Indexing and Archiving Team of Shuihudi Qin bamboo texts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1990. *Shuihudi qinmu zhujian* 睡虎地秦墓竹簡 [Shuihudi Qin bamboo text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 Karlgren, Bernhard. 1930. Some fecundity symbols in ancient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 1–66.
- Lan, Ying (藍鷹) & Hong, Bo (洪波). 2001. *Shanggu Hanyu xuci yanjiu* 上古漢語虛詞研究 [Studies on the functional words in Old Chinese].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2019. Yuti jiaodu de xianqin Hanyu yufa yanbian fenxi—Cong Zuozhuan、Xunzi zhong de “suiran”、“ranze” taiqin 語體角度的先秦語法演變分析—從《左傳》、《荀子》中的「雖然」、「然則」談起 [Grammatical change motivated by register in Pre-Qin Chinese: *Suiran* and *ranze* in *Zuozhuan* and *Xunzi*]. *Hanxue Yanjiu* 漢學研究 [Chinese Studies] 37(2). 1–24.
- Lu, Zongda (陸宗達). 1987. “Qie” he ta de tongyuanci shizheng 「且」和它的同源詞釋證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qie* and its cognates]. *Cishu Yanjiu* 辭書研究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1987(1). 85–90.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56. *Zhongguo wenfa yaolue* 中國文法要略 [A sketch of Chinese grammar]. Revised ed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80.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yons, John. 1995.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10213>
- Ma, Chiyong (馬持盈) (annotated). 1978. *Shijing jinzhu jinyi* 詩經今註今譯 [Commentary and translation for *Book of Poetry*]. 5th edn.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 Mao, Heng (毛亨) & Zheng, Xuan (鄭玄) & Kong, Yingda (孔穎達). 1989. *Maoshi Zhengyi* 毛詩正義 [The exact implication of *Maoshi*].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 Mei, Kuang (梅廣). 2015. *Shanggu Hanyu yufa gangyao* 上古漢語語法綱要 [Outline of Archaic Chinese grammar]. Taipei: San Min Book Company.
- Meisterernst, Barbara. 2004. The future tense in classical and Han-period Chinese. In Takashima, Ken-ichi & Jiang, Shaoyu (eds.), *Meaning and form: Essays in pre-modern Chinese grammar*, 121–145. München: LINCOM Europa.
- Ōnishi, Katsuya (大西克也). 2002. Cong fangyan de jiaodu kan shijian fuci “jiang”, “qie” zai Zhanguo Qin-Han chutu wenxian zhong de fenbu 從方言的角度看時間副詞「將」、「且」在戰國秦漢出土文獻中的分布 [A look 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emporal adverbs *jiang* and *qie* in the text of excavated materials of Warring States and Qin-Han periods from the viewpoint of dialects].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Essays in memory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Wang Li* (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編委會) (ed.), *Jinian Wang Li xiansheng bainian danchen xueshu lunwenji* 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 [Essays in memory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Wang Li], 152–15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Pei, Xuehai (裴學海). 1996. *Gushu xuzi jishi* 古書虛字集釋 [A collection of the annotations of functional words in ancient book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5.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Vancouver: UBC Press.
- Qiu, Xigui (裘錫圭). 2013. *Wenzixue gaiyao* 文字學概要 [Philology summary]. Revise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Shi, Yuzhi (石毓智) & Bai, Jiehong (白解紅). 2007. Jianglaishi de gainian jiegou ji qi cihui lai yuan 將來時的概念結構及其詞彙來源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future markers and their lexical resources].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7(1). 33–42.

Tian, Wei (田煒). 2016. *Xizhou Jinwen zici guanxi yanjiu* 西周金文字詞關係研究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 in bronze vessel inscriptions of the Western Zho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Hickey, Raymond (ed.),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124–1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86937.009>

Wang, Hui (王輝). 2006. *Shangzhou Jinwen* 商周金文 [Bronze vessel inscription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Wang, Li (王力). 1999. *Gudai Hanyu* 古代漢語 [A course on classical Chinese]. Revised edn. vol. 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15. Shanggu Hanyu fuci “qi” “jiang” de gongneng yu lai yuan 上古漢語副詞「其」、「將」的功能與來源 [On the functions and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adverb *qí* and *jiāng* in Old Chinese]. In Zhang, Xiancheng (張顯成) (ed.), *Guhanyu yufa yanjiu xinlun* 古漢語語法研究新論 [In new horizon in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244–257. Chongqing: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u, Hsuehju (巫雪如). 2015. Shanggu Hanyu weilashi biaoji “jiang” chongtan 上古漢語未來時標記「將」重探 [A re-investigation of the future marker *jiang* in Old Chinese].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2). 249–277.

Xie, Huiquan (解惠全) & Cui, Yonglin (崔永琳) & Zheng, Tianyi (鄭天一). 2008. *Gushu xuci tongjie* 古書虛詞通解 [An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n function words in ancient book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Yang, Bojun (楊伯峻) & He, Leshi (何樂士). 1989. *Guhanyu yufa ji qi fazhan* 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Ancient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Yang, Shuda (楊樹達). 1954. *Ci quan* 詞詮 [Annotations on grammatical word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Yew, Boon Hock (游文福). 2013. Xianqin de dingxing fuhe [xiang V] yu “xiang” de yuyi gongneng 先秦的定型複合 [相V] 與「相」的語義功能 [On the patterned-compounding [xiāng V] and semantics functions of *xiāng* in Pre-Qin Chinese]. *Qinghua Xuebao* 清華學報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3(1). 97–126.

Yew, Boon Hock (游文福). 2016. Shanggu Hanyu wei yi juzhi dongci yu wei yi shijian 上古漢語位移居止動詞與位移事件 [The motion verbs and motion events in Old Chinese].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Yew, Boon Hock (游文福). 2018. Liangzhou jinwen cuo de gongneng ji qi fenhua 兩周金文「𠂔」的功能及其分化 [The functions of *cuó* and their divergence in bronze vessel inscription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Qinghua Zhongwen Xuebao* 清華中文學報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 5–51.

Yi, Qiang (伊強). 2017. Qinjian xuci ji jushi kaocha 秦簡虛詞及句式考察 [A study of the functional words and sentence patterns in Qin dynasty bamboo slips].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Bo (張博). 2003. Hanyu shici xiangying xuhua de yuyi tiaojian 漢語實詞相應虛化的語義條件 [Semantic conditions fo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content words].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Society of China] 11. 230–241.
- Zhang, Yisheng (張誼生). 2014. *Xiandai Hanyu fuci yanjiu* 現代漢語副詞研究 [Studies on the adverbs in Modern Chinese]. Revised ed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ang, Yujin (張玉金). 2011. *Chutu Zhanguo wenxian xuci yanjiu* 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 [Study on function words in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Zhou, Fa-kao (周法高). 1961. *Zhongguo gudai yufa: Zaoju bian shang* 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編上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ancient Chinese, part I: Syntax].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Zhou, Shoujin (周守晉). 2005. *Chutu Zhanguo wenxian yufa yanjiu* 出土戰國文獻語法研究 [A grammatical study on the text of excavated materials of the Warring Stat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Zhou, Zhenfu (周振甫) (annotated). 2002. *Shijing yizhu* 詩經譯注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for *Book of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On the sources and developments of *qie* 且 in Old Chines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qiě* 且, showing two different sources for its two major functions in Old Chinese. One is to indicat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following that requires more attention, whereas the other is to locate a situation posterior to the time reference. We trace the origins of the character *qiě* 且 that serves the above functions, and conclude that they are homonyms, namely words with an identical sound and graphic form, yet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This paper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additive marker *qiě* 且 wa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textual deixis usage of *cuó* 𠂔 and later served as an adversative marker and a discourse mark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future marker *qiě* 且 wa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verb *cú* 徂 and later turned into an alternative marker.

**Keywords:** *qie*, additive, adversative, future, alternative

### *Author's address*

Boon Hock Yew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tion 2, Kuang-Fu Rd.  
Hsinchu 300044  
Taiwan  
ybh@mx.nthu.edu.tw



##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9 June 2019

Date accepted: 17 February 2020

Published online: 13 June 2022